

抗戰劇選

抗戰劇選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編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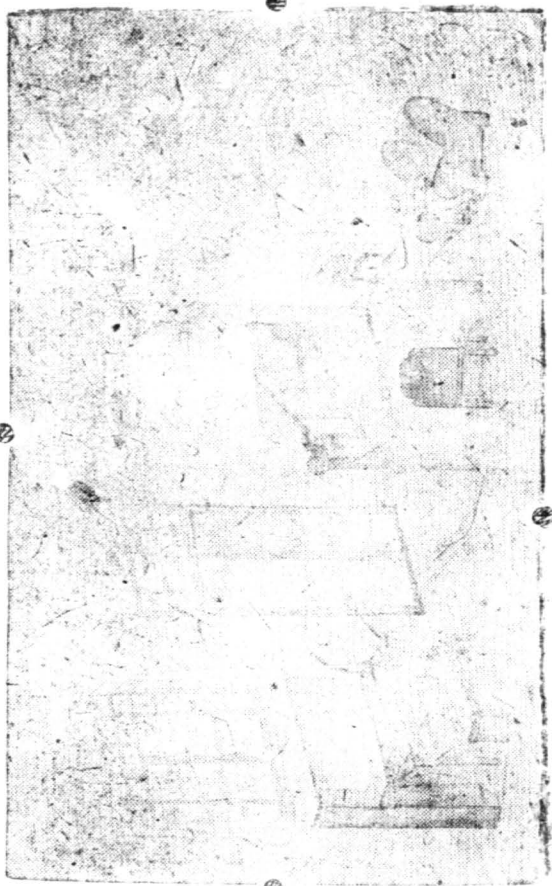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印

以 兵 役 爲 主 題
以 青 年 爲 對 象
從 家 庭 到 社 會
推 個 人 至 國 家

主 題 歌

祖國需要妳 中國的青年們 爲了祖國的生存 貢獻
你們的生命罷 敵人已經打進來了 起來 祖國的兒女們
換上軍衣 拿起槍桿 上前線去 用你們的血肉
保護祖國的土地 祖宗的墳墓 各人的家園田地 血戰成
功 凱旋返里 你們是民族的英雄 大家重新過安樂日子

第一輯 舞台美術



設計 繪圖 佈景 燈光 音樂 服裝 化妝 道具 舞台美術

第一幕

時間 抗戰開始後數年

地點 後方某大都市

人物 (以出場先後爲序)

老陳(男僕)……………年五十歲

巧玲(女僕)……………年十七歲

方嫂(女僕)……………年二十五歲

沈樹青……………年二十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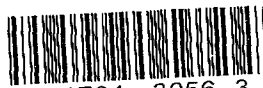
沈次青……………年十八歲

沈父……………年四十八歲

沈母……………年四十二歲

胡甲長……………年五十歲

第一幕



3 1764 3056 3

榮 登 軍 人

關婉秀……………年十九歲

董司郭

董司李

是沈家的一個客室兼起坐間，佈置華麗，一看就曉得這是一個有錢的人家。屋中有沙發，有鋼琴，有電話，台後有梯，可通二樓，圓桌上置瓶花，發出芬芳的香味，表示屋子裏的靜靜恬怡的空氣。

（幕啓，巧玲在屋內抹拭桌椅，她是一個面目秀麗衣着清楚的伶俐丫頭，老陳持報紙自外入，一個忠厚而世故的老僕。）

巧 玲 （沒有注意老陳入內）老陳，幹嗎鬼鬼祟祟的，駭得我一跳。

老 陳 我以爲二少爺也在這兒呢！原來就是你一個人。

巧 玲 又是二少爺，你老在我面前說二少爺，真討厭。

老 陳 還是你自己疑心，我說二少爺，跟你有什麼關係呢？

巧 玲 以後不管你在我面前說二少爺，都是方嫂造的謠言，其實……

老陳 其實……爲什麼不說下去呢？巧玲，現在沒有人，你要是有什麼心事，就跟老陳談談罷。

巧玲 別多話了，快出去罷！早晚當心有客來會老爺。

老陳 時候還早呢！老爺這幾天早上不見客，一起身，便上廳裏去。

巧玲 你倒曉得這麼多！好囉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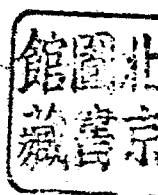
老陳 不敢說嘴，沈府上的事情，沒有比我更清楚了，算一算，我到沈府上吃這一口飯，已經整整二十年了。

巧玲 二十年了？你真可當得老爺人啦！那時候大老爺怕還很小，二老爺怕還沒有出世罷！

老陳 可不是嗎？我來了兩年，太太才生二老爺。那時候，老爺的祿剛開門，我看着這一家人興旺起來的。

巧玲 這樣的老人，只要你存心好，他們對你總不會差的。

老陳 老爺是個正經人，就是脾氣稍爲剛些，太太更是好人，是順從老爺慣了的，他們待我，也真寬厚。



巧玲 你一來就當看門的嗎？

老陳 不是，我當初是跟老爺拉車的，後來老爺辦了汽車，便不用我拉車了，太太說，老陳年紀也老了，當初是出過氣力來的，現在還能讓他出去候戰馬？這樣，就派我看門了，真是老爺太太的恩典。

巧玲 ……

老陳 （持筆）巧玲，我的眼瞇花了，看字不方便，你看看，這兩天報上怎樣？打仗打得好嗎？

巧玲 （看報）呀！……前線打得很厲害，我們軍隊在北方打了勝仗，敵人死了一千多人。

老陳 好的，打死這班東洋鬼。

巧玲 東洋鬼，真不是人養的，你看，又在那裏殺人放火，糟塌女人了。

老陳 長江下游怎麼樣，有消息嗎？

巧玲 長江下游嗎？……沒有什麼，……哦，我們的鐵兵在長江下游，打沉了一艘敵人的軍艦。

老陳 是我們的鐵兵嗎？好極了，我的兒子就是當鐵兵的。

巧玲 真的嗎？怎麼沒有聽說鐵兵？老爺，你有幾個兒子，你的老伴兒呢？

老陳 老陳只，早死了，就只一個兒子，今年二十歲，一向在外當兵吃糧，前一向有信來，說們的部隊到了長江下游，近來好久沒有信息，我正掛念着，可不是，今天報上登出他來了，怎麼樣，打了一個大勝仗嗎。

巧玲 電報很短，只能打混兒子一點兵糧……喂，還有，我們的空軍，昨天飛到敵人陣地上，擲了不少炸彈呢！

老陳 那最好聽了，……東洋兵也沒有什麼厲害，就只大砲多，飛機多，我們要有很多的飛機，早晚把東洋兵打跑了。

巧玲 可不是……（老陳退）

聲 （在後）巧玲！巧玲！

巧玲 呢！（放下報紙，正要走出去，方嫂已進來了。）

方嫂 巧玲！我那裏沒有接到？你却躲在這裏。

巧玲 我在這裏收拾東西，……沒有什麼事罷！

方嫂 婉小姐起身了沒有？

巧玲 婉小姐一早就出去了。

方嫂 一早出去？真奇怪，婉小姐現在好像很忙似的。

巧玲 管她忙不忙，好在她們是閨小姐，自然是交際很忙的。

方嫂 不過，好像婉太太說，婉小姐要不住在這裏了，她要離開我家。

巧玲 離開我家？她到那裏去呢？

方嫂 她又不是我們家的小姐，不過是個親戚，雖說從小在這裏長大，太太又喜歡她，但究竟遲早終是要走的。

巧玲 聽說她沒有嫁，她又走到那裏去呢？

方嫂 那倒不曉得。

巧玲 太太答覆沒有？

方嫂 太太當然不肯，管帶的留她呢！

巧玲 我看婉小姐是走不成的，一來，她沒有家；二來，她不住太太不放，將來說不定太太看她是媳婦媳兒……大小爺二少爺都曉得這件事嗎？

方嫂 那我怎麼知道，……儘管旁人的事幹什麼？我們還是說：自己的事罷！

巧玲 記起來了，我託你叫阿根買的東西，買來了沒有？

方嫂 這個……我倒忘了，這兩天的事也太多了。

巧玲 我就曉得你這個臭記性。

方嫂 其實你自己託他一聲，叫他開車的時候在街上順便買了來，多乾脆！

巧玲 阿根不是好人，我託他買東西，他不肯收錢。

方嫂 還不很好嗎？買東西不要錢。

巧玲 我不像你。專門白用人家的東西，給人家占了便宜去，你丈夫還不知道呢！

方嫂 你送了頭，咬舌亂說的。

樹青（上）方嫂，你說誰咬舌亂說的？（我們這時可以看到一個溫和的青年，聰明而大方）

方嫂 大小爺，您早！我在說……巧玲。

樹青（忽然注意到巧玲）巧玲，你不是說……想進學校嗎？

巧玲 大小爺，我不過是這樣想想罷了，其實我那有上學的願份？

揭曉還也不難。……（忽然注意到窗外的大陽）好大的太陽，回頭不要有警報罷！（方嫂下）

（次青哼着歌，由樓梯上下來，他並不比他大哥小多少，但看上去天真活潑多了。）

次青 大哥，今天我們笑話，你去看嗎？

樹青 這樣好的天，恐怕要有警報啊！你們還踢球。

次青 不要緊的，警報，等解除了再賽，巧玲，運動衣給我理出了沒有？

巧玲 什麼運動衣？上次不是拉破了，你叫我給扔了嗎？

次青 我那件運動衣預備着，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這會兒怎麼還呢？

樹青 那有什麼？對我兄弟得及的。

巧玲 二少爺，我，我已離開大波，看見二少爺，昨天二少爺回會吩咐我來？（賭氣走開）

次青（追上）囉！我忘記了，我昨天告訴了方嫂，巧玲，請原諒，別生氣！

巧玲 不敢生氣，少爺！（下）

次青 我現在脾氣真是壞極了，動不動就得罪人，前兒得罪了婉娜，今兒又得罪了她。

樹青 巧玲不過是一個丫頭，婉姊是親戚，昨說從小在一起，像自家人一樣，但現在都長大了，彼此要和氣一點，弟弟怎麼又把她得罪了呢！

次青 信個——我也不知道，我只覺得婉姊這兩天待我很冷淡，不大理睬我。

樹青 噓——（很關心的樣子）

次青 我恐怕婉兒無意中說了一句話，得罪了她。

樹青 你說什麼話？

次青 我說，婉姊，你一向住在我們家裏，你媽媽都喜欢你，我們也合得來，你從此還算是我們家的人罷！

樹青 你為什麼對她講這個話？

次青 我也沒有什麼意思，因為她好像終自以爲不是我們沈家人，口風好像說遲早要離開我家似的，但我又不願她離開我們。

樹青 她是一個姑娘家，你不好在她面前說話不知輕重，她是要生氣的。

次青 大哥，這話我不該說嗎？是不是因爲這句話使她生氣呢？

樹青 是的，下次說話要當心，別再得罪了魏媽。

（沈父沈母入，一副悶老爺團太爺的神氣但看上去沈父是嚴肅的，性剛的；沈母是慈祥的，順從的。）

沈父 爸！媽！

沈母 原來你兩人在這裏。

樹青 打聽了，昨兒叫你去打聽飛機，打聽了沒有？

樹青 打聽了，昨兒剛回了一班，這兩天偏沒有飛機上香港，大概要到下星期三才有，並且要預先登機呢！

沈母 打聽飛機幹什麼？

沈父 就是爲了他兄弟倆，你想，這個年頭，這裏終不是樂土，又時常鬧警報，我規讓他兩人先到香港去，在香港住幾時。

沈母 這倒好，好在他們的姑媽在香港，去了倒也不愁沒有照應。

沈父 我就是這個想頭。

樹青 爸！我不去。

次青 我也不去。

樹青 要去，大家去。

母 好孩子，你爸離開不了，一走開廢棄沒有人管，就要出亂子。我不放心你爸，自然也不能走。

。好孩子，你們去罷！聽話些！

次青 就是爸媽都去，我也不去。

父 這又爲什麼呢？

次青 我雖說年青，也是十八歲的人了。現在國家正在打仗，像我這樣年紀的人，不到前線去殺敵人，難道安安逸逸的就在家裏還不能嗎？何必一定要逃到香港去，太胆小了，我不去！

樹青 弟弟的話是對的，我也不去。

父 真是孩子們的見識，國家打仗時還不需要我們，到香港去也不算胆小。

次青 但我在良心上過不去，一個男子漢，儘往後方逃。

母 這孩子，那來這些撒扭心思？

父

你們愛國，當然是好的，我在年青時，也是頂熱心的人，三十幾年前，我最崇拜康有爲梁啟超，從來又同情革命黨，只差沒有動手去炸慈禧皇太后……

樹青

那麼爸爸現在爲什麼阻止我們呢？

父

就是這個緣故，年紀老了，把一切看得清澈了，愛國是要看時行事的，專憑一時的感情，有什麼用？

次青

但是現在是打定的時了，我們現在再、幹，恐怕將來沒有機會了。

父

此一時，彼一時，現在的情形當然不同，所以我在這兩年，也盡了不少的力。我覺得現在還不到犧牲你們生命的時辰。我們雖沒有很多錢，總還有口飯吃，什麼傷兵之友，寒衣捐款，我沒有一次不捐得很多，這就是我們這種人家的報國之道。出錢出力，都是一樣，所以把你們送到香港去，我的心裏很安，並不對不住國家的。

樹青

但是！

母

聽你爸爸的話，爸爸的話是對的，不要一味倔強了。

（外面有爆竹聲）

父 (面色改變)什麼聲音?(大家側耳)

母 不要是槍聲罷!

父 我說這個地方不安靜，他們倆就在這兒，我真不放。

(老陳上，手裏拿着「張紙」)

樹青 老陳，外面是什麼聲音?

老陳 (走近窗前，向外張看一下)不要緊的，是那邊馬路上放鞭爆，三六九湯麵店新開門。(呈

上一張紙)——這個是警察局送來的，請我們填好，說是明天就要呢(樹青接過) 老陳下

父 什麼東西?

樹青 是調查表，調查壯丁的。

父 拿來我看。(接表格)

母 又調查什麼?不礙事罷!

父 (看表格)是調查我們家裏十八歲以上的男子，大概是為了兵役。

兵役？糧餉，這樣他兄弟倆不是都要去當兵嗎？

（取表格）我去填。（下）

次青 別胡鬧，不要！

父 不要緊的，你別着急，但是把他們兄弟放在家裏總不好，還是趕快讓他們到香港去才好。

樹青 媽，你放心，即使抽壯丁，我和弟弟也只要抽一個，不用全去的。

母 這真怕死我了，孩子，一個也去不得，我怎麼捨得你們去當兵打仗呢？

（老陳領胡甲長上）

樹青 爸爸，胡甲長來了。

胡 沈先生，太太，大少爺！

父 請坐，請坐。

母 胡甲長，您真難得到我們家裏來坐坐，向可好？

胡 沈太太，（笑容滿面）赫赫，剛才看見汽車停在門口，曉得沈先生還沒有上廠裏去，赫赫！

近來身體可還好嗎？生。

父

沈先生，我們是窮人，過得罷罷，那裏談得上什麼生意。

母

前兒府上有喜事，我們偷閒，沒有來道喜，失禮得很。

胡

說那喜事……年頭不好，大國女本在家裏織不是？因此我們很簡單的，把她送了出去，免得變方家心，兵荒馬亂的，也沒有驚動四鄰。

母

是呀，這個年頭，太家真爲子女操心。

胡

我們老頭沒有事不敢到府上來攪擾，只因……現在抽繭止丁，上面的公，還緊，府上兩位老爺，從前陳平時，是報告過戶口，現在隱瞞是隱瞞不掉的。

母

是要抽丁嗎？怎麼辦呢？胡甲長，你要幫幫忙才好！

胡

沈太太你别怕，好在這裏府上不比旁人，沈先生的場面又大，想來是不緊要的，頂多出些錢

罷了。

父

名字送上去沒有？

胡

名字還沒有送去。我胡老頭聽得這件事，只好跑來送一封信，好讓府上預備，這還待要兩位

少爺遠遠的出去住幾時，一面向上面的老爺們疏通疏通，也就沒有事了！……（胡老頭還有旁的事，不敢多坐。）（站起）打擾了，再見再見！

母 謝謝胡中長。

父 再見，不送了。（老陳領胡中長下）

母 擲錢只好讓兩個孩子早些走了。

父 回頭再說罷。我要上廠裏去了。

樹 青 老陳！

老 陳 （台後）有！少爺！

樹 青 老爺要出去了。

老 陳 是！（高聲）阿根，把車子預備好，老爺要出去了。

（沈父沈母樹青下，桌上電話響，樹青復返）

青 （接電話）喂！……是的沈公館……沈先生剛出去，大概快到了……（擱下話筒）

青上樓）

（一會兒，謝婉秀伸着兩位少女入，謝衣履素樸，但儀態華貴不俗）

婉秀 請坐，請坐，密司葛是常來的，密司李恐怕還是初次來罷。

李 是的，早就聽您說過，令親們呢？怎麼一位都不見。

婉秀 他們各自在自己房裏，也許都出去了……

郭 （向李）她的沈伯母真稱職又好奇，社會兒見着你就曉得了。

婉秀 密司葛是知道的，我的沈伯母頂喜歡女孩子，也許是她自己沒有女兒的緣故。

郭 你還不等於是她的女兒。

婉秀 她對你頂贊成，在我面前幾次稱贊你，又問有了人家沒有……

李 （笑）噤——

郭 笑什麼？

婉秀 上了年紀的婆婆媽媽們，都不算勞勞叨叨的，管她呢，我們來唱我們的。

（婉秀把壁燈開了，走到鋼琴前坐下，三人合唱主題歌：祖國需要你，中間的音平們，爲了國家的生存的，貢獻你們的生命吧，敵人已經打進來了。起來，祖國的兒女們換上軍衣，拿

起槍桿，上前線去，用你們的血，保證祖國的土地，祖宗的墳墓，各人的家鄉田地，血戰成功，凱旋返里，你們是民族的英雄，大家重新過安樂日子。

婉秀 我們應該有一個自我批評。

郭 我們的聲音恐怕太弱，在屋子裏聽聽還不差，將來到鄉間去唱，恐怕不容易吸引聽衆的。
李 強不要緊，那時候，定有男音和我們合唱，聲調自然會雄壯的。

（婉秀熄壁燈，三人離鋼琴）

婉秀 我真疏忽，客來了，忘掉倒茶敬客。（一面說，一面倒茶）

李 謝謝！

李 （指壁上）這是誰的照片，怪面熟的。

婉秀 那就是沈借母的福僮兒子，上次在公園裏，我們不是碰到的，我還替你介紹過的？

李 噢！記起來了

郭 （四望）這裏的環境是還優美的，所以能造就你的音樂興趣。

婉秀 那裏？我只覺得這裏的物質享受太過了，我命小福薄，有些過不慣，並且看不慣。

李 但是妳一個孤零的人，能够在這裏長大，也就很幸運了。

婉秀 是的，他們一個個都待我很好，但我總覺得不合式，總想離開這裏，大概我是窮人窮命，別說得好聽了，妳將來怕還不是他家的人，現在只差一套手續罷了。

婉秀 你又瞎說了。

郭 並不瞎說，（指壁上）這樣的人物，不論那一位，有什麼配你不上？

婉秀 你願意嗎？我來給你介紹，好在我伯母很喜歡你，你願意哥哥還是弟弟？

李 不必客氣，一人一個。

婉秀 你這人，我們不跟你開玩笑，妳到取笑我們來了。

李 哈哈！

郭 瘋了頭。

婉秀 別鬧了，還是我房裏去坐坐罷！

（婉秀拉郭李兩人入，次青穿着表格與匆匆地從樓上下來）

次青 大哥！大哥！（看見桌上歌詞，便唱，但不能成調）

樹青（上）弟弟，你在這兒瞎唱些什麼？怪難聽的。

次青 我正想找您，您看，這樣填寫可對嗎？（送上表格）

樹青（看了一下）對的，你回頭悄悄叫老陳送了去，不要嚷得大家知道，回頭媽媽又不自在，爸

爸又要趕我們上香港去。

次青 大哥，香港你不去？

樹青 香港嗎？你先去，回頭我再來。」

次青 我是不去的，到香港去有什麼好？還是在這裏熱鬧，這裏有爸爸，有媽媽，有大哥，還有婉

婉。

樹青 你是捨不得離開婉婉嗎？

次青 就是不爲了婉婉，我也不去的，我已經填了表格，我要上前線去。

樹青 你又提表格的話了！

次青 不要緊，我想到一個辦法了。

樹青 什麼辦法？

次青 我們兩人都不上香港，我去當兵，記得報上說，有兩個兒子的只舉抽一個，我去了，不自然可以留下，又可以安慰爸爸和媽，又可以陪陪婉姊，要不然，婉姊真太寂寞了。

樹青 倘若婉姊也上香港，你不去？

次青 真的嗎？婉姊也上香港去嗎？

樹青 我想她也許去的。

次青 我——我不去香港，我去當兵。

樹青 好兄弟，你還年青，應該是我當兵，你在家裏陪着爸爸媽媽。

次青 他們倘若逼我上香港呢？

樹青 你就去呀。

次青 讓婉姊一個人在家，不寂寞了？

樹青 讓婉姊也到香港去。

次青 不，不好，我不敢想……

樹青 不敢想什麼？

榮譽軍人

三二

次 澄 不敢想……倘若我不去打仗，一個人躲在香港，還要婉姊陪我，我這個人還成人嗎？我覺得全國的人都看着我，全都嘲笑我，我萬一到了香港，我相信自己會坐臥不安的。

樹 青 好兄弟，我心裏和您一樣，一個人最怕的，是自己良心的責備啊！

次 青 不，這不是個好辦法，我決不去香港。

（婉秀偕二女上，看情形，像是在廚房裏坐了一會，現在告辭回去似的。）

次 青 婉姊！

樹 青 客來了，失迎！失迎！

婉 秀 郭小姐大家是見過的，李小姐……

樹 青 上次在公園裏介紹過了，兩位都請坐。

婉 秀 怎麼樣，再坐坐嗎！

郭 一（向李）你呢？怎麼樣！

李 不，我要走了。

樹 青 婉姊，你請兩位坐下談談啊！

婉秀 再坐坐吧！

郭 不成，他們約好了李和我，再坐，恐怕太遲了。

李 我們要走了，再會！

謝清 不再坐一會嗎？再會！

（婉秀帶來客下，片刻，婉秀返）

次青 婉秀，這是您唱的歌嗎？

婉秀 嗯，是的，是我唱著玩兒的。

次青 教我唱，好嗎？

婉秀 我還沒有唱會呢，等我唱好了，再教您好嗎？

謝清 好幾天沒有看到您了。

婉秀 我也是。您好，聽說你們要到香港去，是嗎？

謝清 爸爸有這個主張，但恐怕難成事實。

婉秀 爲什麼呢？

幕

次青 我不願意去，大哥也不願意去，婉卿，你願意去嗎？

婉卿 香港倒是一個好地方，在過去，那碧綠的海水和美麗風景，是曾經吸引過我的。

次青 現在呢？

婉卿 這個年頭兒，那裏還有這些空閑的想頭呢？

樹青 這就是我們所以不願在這個時候上香港去的緣故。

次青 還有，我倆去，婉卿不是太寂寞了嗎？

婉卿 那倒不，不能爲了我，使沈伯父沈伯母愁心，所以我希望你們兩人能去香港。

樹青 在這個年頭，一個自己已不願意去的地方，自己不願意做的事，爲什麼勸人家去做呢？小姐！

這是你的道德和處世哲學嗎？

婉卿（笑）嚀！請您不要誤會，我並不是勸你們，不過倘若爲了我的緣故，那麼我實在担負不起

樹青 本來也不過是二弟這樣說罷了，像我，我就不能在家陪你，因爲我覺得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婉秀 你還……

樹青 上前錢去。

婉秀 什麼？上前錢去？

次青 是的，這是警察局來調查的表格，我們兩人必須去一個，我和大哥正在爭論着，婉秀，你說該誰去？

婉秀 （略笑地）我說讓你去。

次青 我也這樣想，我去當兵，讓大哥上香港，這樣爸爸媽媽便放心了，一切的問題都解決了，但是，我恐怕丟下你太冷靜。

婉秀 我是不緊要的。

次青 真的該我去嗎？那真是太好了，但是，婉秀，您該不是討厭我罷！

婉秀 怎麼會討厭您呢？我一點也沒有這個意思。

次青 那麼婉秀要我去當兵，完全是替我打算了，完全是為我好，是嗎？

婉秀 是的，但是！老實告訴你吧！剛才的話是說着玩的，我說不該你去，該你大哥去，（望樹青）

（大前年紀比您大，氣力比你強，應該是他先去當兵，樹青哥，您想是嗎？）

樹青 謝謝你，我本來是這樣想，我決不讓弟弟去當兵，那有讓弟弟當兵，哥哥倒躲在家裏，或躲

到香港去的道理呢？

婉秀 那麼你決計不上香港了？

樹青 是的。

婉秀 您真有這個決心嗎？上前線去？

樹青 婉秀！我們從小在一起長大，難道您這樣不捨得我嗎？

婉秀 我是機得，但是恐怕你打不開環境的包圍。

樹青 你是說家庭嗎？不會的，沒有國，那有家？

婉秀 （感動地走近他）樹青哥，我是拜你，你有這樣的決心，簡直是我理想的——英雄。

樹青 婉秀……

婉秀 最好，我們正在組織一個鼓勵兵役的團體，想不到第一個，便遇到你——一個自願

上前線的青年。

樹青 您真好，這樣努力！

婉秀 我也不過是想盡一個人的責任而已。

樹青 (看着桌上) 這首歌，就是你們編的嗎？

婉秀 是的，我們編了這首歌，預備將來下鄉宣傳時唱的。

樹青 現在能不能唱一次給我們聽聽呢？

婉秀 好的，但是……

樹青 怕唱得不好嗎？不要緊的。

婉秀 (看手錶) 倒不是怕唱不好，是時間來不及了，對不起得很，我和她們約好，現在要出去了。

• (走到門口) 恐怕不同來吃午飯，請不必等我。(下)

(樹青跟着下去，次青一個人，癡呆呆地。巧玲上)

巧玲 (看他呆呆的，關切地) 二少爺，你怎麼啦！

次青 我今天不明白。

巧玲 明白什麼？

次青 婉卿愛大哥，勝於愛我。她一向跟我好，都是假的。

巧玲 二爺——難道你很不愛婉小姐嗎？

次青 （點點頭）

巧玲 你怎麼知道婉小姐愛大哥，不愛你呢？

次青 她與大哥常在一起，稱他為英雄，崇拜他。

巧玲 大哥非了，你與婉卿在一起，你不是更容易得到她嗎？

次青 沒有用的，她不要我，我即使在她身旁有什麼趣味？……不，我決計也當兵去，（忽然看巧

玲）交拿這運動衣）……運動衣，那裏來的？

巧玲 剛才上街去買來的。

次青 （看鐘）不好，我幾乎忘記，時間已經過了，我得快去……快去……（取運動衣奔下）

（巧玲望着他走後，看着他的照片，呆呆地想着什麼似的，方嫂進來，她也不知）

方嫂 巧玲！

巧玲 誰？方嫂，你嚇了我好一跳！

方 嫂 巧玲，你在想什麼？

巧 玲 不想什麼？

方 嫂 這話就罪你大了，是不是？

巧 玲 人家心裏煩，你還尋人家的開心。

方 嫂 心裏煩，你還告訴我，我替你想法子，好不好？

巧 玲 告訴你也沒有用。

方 嫂 就是有人不得的心事嗎？不得了，鬧出心病來，那是要送掉小性命的。

巧 玲 你母親說亂道，當心我要說出不好聽的話來了。

聲 聲 （自語）方嫂！

方 嫂 媽！來了。（下）

（巧玲仍在默默靜思）

國 史 二 部

(此部係建國後)

(此部係建國前)

(此部係建國前)

(此部係建國前)

(此部係建國前)

(此部係建國前)

(此部係建國前)

(此部係建國前)

(此部係建國前)

(此部係建國前)

(此部係建國前)

(此部係建國前)

(此部係建國前)

(此部係建國前)

國 史 二 部

第一幕

時間：幾月後

地點：內墾鄉村

人物：板兒（村童）……年十六歲

春香（村女）……年十五歲

鄉長……年五十歲

湯婦甲……年四十五歲

李大媽……年四十餘歲

張大嫂……年二十餘歲

謝婉秀

孔君……年三十歲

團長……年三十餘歲

第二幕

……

榮譽軍人

密司郭

男女團員若干

小四（村童） 年十七八歲

農民若干

鄉裏親黨數人

是鄉村的一角，有道路，有茅亭，有茅屋，遠遠林木蔥鬱，是夏季的景色

板兒（隱在亭子後面）春子，春子！

春子（從茅屋裏漏出臉來）誰？

板兒（現出身子來）是我。

春子板兒，你回來了？仔細給人看見，（迎上去）

板兒（走近來）這兩天沒有事罷！我媽好嗎？

春子你媽又病了。

板兒那我得回去看看。

春子 你別回去，仔細給鄉長老爺碰着了。

板兒 鄉長老爺查問我沒有？

春子 就是查問你，問你媽要人，你媽心裏一急，又害怕，這就生起病來了。

板兒 其實不要緊的，我！

春子 你這兩天上那兒去了？

板兒 我上鎮上去了，躲在趙白眉家的廚房裏。

春子 你遇到小蓮子沒有？

板兒 沒有。

春子 鬼話，你到了鎮上，還不趕快去找小蓮子？

這兩天在鎮上，聽得你們鬼鬼的幹些什麼，

還瞞得過我？

板兒 真冤枉，我在趙家凍門邊也不敢出，怕漏臉，那裏見到什麼小蓮子。

春子 你敢起咒嗎？

板兒 當然可以，你要我起什麼咒？

春子 其實起咒也沒有用，只要你說老實話就是了。

板兒 你別傻叫我起咒，你自己也起個咒，這兩天宋榮生那傢伙找你沒有？

春子 沒有，他也逃出去了。

板兒 明兒他回來了呢？

春子 他回來了，我也不理他。

板兒 你別當着我的面花言巧語的，背着我臉，又跟那小子鬼鬼的了，一天讓我撞着，當心吃我一頓拳。

春子 你這樣狠，去對村長老爺去，人家把你媽逼病了，犯不着跟我鬥，我又不是你的老孃，你管不着！

板兒 那麼你又為什麼要管我呢？要盤問我在鎖上的事呢？

春子 我不管你，你還得把魂兒丟在鎖上，把身子爛在小遊子家裏，我也不管。

板兒 這樣說，我們就分開半罷，彼此不管。

春子 好！鎖上去了兩下，果然就變了心。

波兒別驚我，你自己說我管不了你，你也不管我，不要這會兒又把罪名推在我身上。

春子 唉！（輕聲地）那邊有人來了。（兩人向亭子後躲去）

（鄉長老靠上，手持司的克，鼻架眼鏡，一副鄉村紳士的樣子，農婦甲隨鄉長後出）

農婦 鄉長老靠！鄉長老靠！

鄉長 誰？幹什麼？

農婦 鄉長老靠，您行行好，我的大兒子前年給徵出去，二兒子去年給徵出去，現在你又把我老

三狗子的名字給報上去了。

鄉長 你家狗子今年十七歲該當兵了。

農婦 但是，鄉長老靠，我一共只有三個兒子，現在都給抽出去了，叫誰養活我們一

家呢？

鄉長 那個，我可管不了許多，我只是公事公辦，照例行事。

農婦 一點辦法沒有嗎？鄉長老靠！

鄉長 你要知道這是公事啊！我很想幫忙，但是沒有辦法。

慶 婦 真的嗎？但是……鄉長老爺！你有四位少爺，爲什麼一位都不抽去呢？我們窮人家，難道二個都留不得嗎？

鄉 長 好荒唐的女人，誰跟你說這些。（走）

慶 婦 老爺，鄉長老爺，你行行好罷，（上前拉住他的衣角）

鄉 長 （甩開她）真討厭，我又不吃公家的糧，白給公家辦事，你們還要來找麻煩，滾！（下）

慶 婦 （跌在地上）您老爺，行行好呀！我們狗兒去不得呀。（絕望地爬起來）咳！要是狗兒再給抽去了，叫我依靠誰呢？我沒法活下去了，我們一家都完了……（忽然想到一個主意）還是叫狗子到鎮上去躲兩天罷，風聲過了，也許能够鬆下來的，（急急下）

（板兒春子從亭子後走出來）

板 兒 這是狗子的媽。

春 子 鄉長老爺真太忍心了，他自家四個兒子，一個也不抽，他家的親戚也都不報上去，專抽人家的人，窮人家的兒子。

板 兒 我這回在鎮上，聽得他們說，兩丁抽二，獨子不抽，上面是這樣規定的。

春子 那麼我們村上爲什麼不是這樣呢？潘嘉輝的獨子也抽走了，弄得潘家婦孺跳井。李金花的丈夫老虎也是獨子，去年抽去後，家裏苦得沒有飯吃。李金花跟鄉長的兒子跑了。

板兒 真的嗎？

春子 怎麼不真？前天的事。

板兒 是趙老三不是？我看他一天鬼鬼的老往李跑，就曉得一定打李金花的主意，想不到却明做了。

春子 前天晚上過門的，不知清算大老婆，還是小老婆。

板兒 鄉長老爺的家法很嚴，雖然趙老三的老婆死了，但是像金花兒這種偷跑的人，不會做大老婆的。……明兒虎回來，這回該好好看呢。老虎脾氣本來不好，手脚也有兩下，回家不見了老婆，你想他會跟鄉長老爺和趙老三體休嗎？

春子 不罷休，又怎樣，他們得過鄉長老爺嗎？

板兒 這倒說不定，打了仗回來，他有槍，又是一個四無牽掛的人，什麼事幹不出來？

春子 那兒，村上來了一羣唱戲的，男的女的都有，說是上海來的，你看見沒有？

李大媽 你們人口少，還好，不像我，老太婆病在床上，養子又替不得手脚。

張大嫂 驢驢長老爺說，今年的安家費還要扣呢，這還，怎麼過日子呢？

李大媽 二年十五塊錢，五斗米，够些什麼？再要扣，真是要活活餓死人了，倒不如叫小山回家罷！

！家裏人都餓死了，還打什麼仗？

張太嫂 那裏能顧顧呢？這一向，枝枝的爸好久沒有信來了，不曉得春子的哥哥可有信來？

李大媽 前天還來了信，問家裏好不好，今年收成怎樣？他在外面關的餉，也只好他一人化歸

寄回來。

張大嫂 春天裏枝枝的爸，倒寄來過十塊錢，家裏寬用了好些。

李大媽 小山這孩子，真沒有良心，也不寄些錢回來，不曉得家裏的人苦到這樣。

張大嫂 他們在外面吃糧，也是苦的，我們也是苦。

（村東甲乙跑過來，指着前面）

村東甲 看！看不要臉的女人！

村東乙 看新娘子，背夫改嫁的新娘子呀！

李大媽 你說那個？

村軍甲 那邊你看，李金花上船了，說是去上新墳呢！

張大嫂 （看着那邊）呃！是李金花，前兒晚上嫁了趙老三的，你看，穿得多好呀，綾綢緞緞的，頭

上還戴着珠花呢。（兩童下）

張大媽 金花這孩子，模樣兒長的很小，可惜性情兒拿不定。

李大媽 也難怪，自從老虎走後，她的家私又更不如我們，我們尚且這樣苦，她家裏自然更苦了。可

憐金花兒在家裏餓頓一頓的，老虎又沒有留下一塊田，一片竹，叫她吃什麼呢？年紀

又青，長得又俊，也難怪她不肯餓着肚子等候漢子回來了。

李大媽 老虎爲了娶她，真是費盡心力，過了門不過一年，老虎便給抽出去當兵了，我看呀兒，虎回

來，有花樣看呢！

張大嫂 這也叫做沒法的事，老虎要曉得他家裏的苦處，便應該饒恕金花的。

李大媽 那也難說，人那裏能這樣想得開呢？人要想得開，當年王寶釧住寒窯，薛平貴也不唱武家坡

了。——將來老虎回來一看，家也沒有了，老婆也不見了，不要發瘋嗎？

張大嫂：最可恨是趙老二，不該引誘良家婦女。

李大媽：趙老三這壞人，先前還打我們春子的主意呢。是我不許春子出去，並且對人說，我們春子已經有人家了，他才死了這份心，却不知怎樣又轉到金花兒的念頭了——天老爺有眼，壞人終有惡報的。

張大嫂：春子年紀青，模樣兒也好，李大媽，您要當心給她找一個好好的人家，一夫一妻的，不要誤了她的終身啊！

李大媽：是的，我就是這個打算，你想，趙老三三妻四妾的，倘若把春子給了她，你想春子還有好日子過嗎？

聲：媽！（孩子的聲音）

張大嫂：我們校校喊我，我去了，李大媽！（下）

李大媽：有空來談呀！（入）

（謝婉秀借另一兵役宣傳團員孔君上）

婉秀：真想不到，我們會在這裏遇到，並且從前的同學，變成現在的工作同志。

孔 我也是，時代劃得太快了，一切都出乎意外，人生的遇合，也是這樣的。

婉 秀 我對於這個工作很有興趣，雖然知道困難，但我的責任心不讓我偷懶，不允許我再躲在家裏做小姐了。

孔 所以我頂佩服您，從前的女同學也很多，有幾個能像您這樣勇敢，這樣前進！

婉 秀 大家是老同學，不必講客套話。

孔 倒是老實話，我真佩服您，有您在，連我也對工作發生興趣了。

婉 秀 難道沒有我，你對於工作便不發生興趣嗎？孔先生這話有語病。

孔 不，謝小姐，我不是說更發生興趣嗎？可見我本有興趣的。

婉 秀 本來是，環境等待我們努力打開，工作是繁重的，要沒有相當的毅力和興趣，這工作是不能繼續的。

孔 是的，我也這樣想。

婉 秀 老實說，我為什麼要離開家庭呢？我的家庭是相當舒適的，雖然我不是他家的人，是寄居的，但也和自己家裏一樣，是我，我硬要出來了。

孔 他絕不阻止麼？

趙秀 個人只要有志，誰也阻止不了，而且，我不妨告訴你，他家有兩個兒子，年紀和我相彷彿，我們從小一起長大，感情都有相當好，我再就下去，我是明白的，他們兄弟倆爲了我，也許有發從機劇的可能。我這一走，好了，兄弟兩個爭着要當兵去，我自己覺得我的行動間接已經對於國家有了貢獻，因此對於宣傳兵役這一件事，格外發生興趣，便離開了家庭，到外面來工作。

孔 喔——原來有這樣一段經過！

（宣傳團全體團員過來，村上一羣老弱婦女小孩跟在後面）

趙秀 他們來了。（兩人迎上去）

衆人 就在這裏唱，好不好？

郭小姐 好的，但是不許鬧，大家要靜些。

衆人 （互相勸來）靜些！靜些！

團長 這裏好，地位高些，先把畫張開來。

榮譽軍人

(孔上前將畫張好)

衆人：房子！……大人！小人！……鋼刀！……強盜！……

團長：不要吵！大家靜靜的！……你們喜歡看畫嗎？

衆人：喜歡！

團長：這畫好看嗎？

衆人：好看！……不好看！……怕人得很！……

團長：好了，現在讓我告訴你阿畫上的故事。

李大媽：(從茅屋裏探出頭來)春子！這死了頭，還回家來！

春子：媽！來看呀！(李大媽也湊上去看)

衆人：別吵！別吵！

團長：這是什麼？

衆人：大房子，……房子裏還有許多人呢！……

團長：這是什麼？

衆人 小房子，……兩個強盜！……

團長 好了，這小房子裏的人姓何，本來很窮，往常得過過大房子的人家轉手處，這個大家姓李，人丁很多的。

板兒 （他早已插在廳案中）是的，裏面有十多個人。

（這時候，若干青年男子，陸續來看。）

團長 這何家得到華家的照應，照理應該好好的報答，誰知道何家還兩個矮子，十分心狠，他看見華家產多，女人漂亮，便不懷好心，要來搶奪。你們看，他兩人手裏拿著刀子，殺進華家來了。

春子 華家的人爲什麼不出來打呢？

團長 華家的人氣力小。

衆人 這怎麼辦呢？……要是給這兩個矮子打進去了，他們不是完了嗎？

團長 自然是殺人放火，還要糟塌女人呢！

李大媽 阿彌陀佛！

榮譽軍人

四六

小四 我真恨死了這兩個王八蛋！

叔兒 真氣死人，華家的人爲什麼躲在裏面不出來打呢？

某甲 就是氣力小，只要大家出來，也可以打得過了，難道他們十多個人，還打不過這兩個八嗎？

小四 要是我，早就和他幹上了。

團長 倘若你們是華家的人，你們怎樣呢？

衆人 打！打！殺！殺！

團長 這豈是假的。

衆人 自然是假的，……我也知道是假的！

團長 但是世界上也有真真正正這樣的事呢，你們要聽嗎？

衆人 要聽，……不要聽，聽了叫人生氣，……要聽的，我要聽，不要聽的滾開去！……

團長 不用吵，現在我請一位女先生，講給你們聽！——謝小姐！

婉秀 要我講嗎？團長！

團長 是的，請你對他們演講。

（謝婉秀坐在團長原來的地位上）

婉秀 這大屋子就是中國，小屋子就是日本，小日本看見我們中國地方大，東西多，日本人便起了黑心，要奪我們的土地，現在，日本兵已經打進中國來打，你們知道嗎！

某甲 知道的！

某乙 不知道什麼日本兵，我們只曉得東洋鬼子打我們。

婉秀 日本兵就是東洋鬼子，東洋鬼子就是日本兵，他們有大砲，有飛機，到中國來殺人放火，搶劫東西，還要糟塌女人，你們想，日本兵可怕不可怕，兇惡不兇惡？

衆人 不怕他！……不怕他！……

板兒 我昨兒已看見日本飛機走頭上飛過。

小四 那是中國飛機罷！

板兒 是日本飛機，鑽上的人說的。

婉秀 中國人受日本兵欺侮，你們甘心嗎？

衆人 不甘心！……不甘心！……

榮譽軍人

四八

婉 秀 東洋鬼子在中國殺人放火，搶劫東西，糟塌女人，你們心恨嗎？

小 四 我們提到了東洋人，一個個活活打死，心裏才痛快。

婉 秀 不怕他們的飛機大炮嗎？

衆 人 不怕的，……我們人多，……大家跟鬼子拚命！……

婉 秀 倘若日本兵打來了，你們逃不逃？跟東洋鬼子打不打！

衆 人 不逃！……打東洋人！……

婉 秀 我看你們是要逃的，你們不打東洋人。

衆 人 打的，……我們寧殺東洋鬼子，……

婉 秀 你們村的年青人呢？爲什麼這樣少，爲什麼躲起來不肯當兵？

衆 人 當兵是危險，……不如打東洋人，……

婉 秀 不，現在一當兵，就去打東洋。

小 四 真的嗎？那麼我要當兵去。

某 甲 我也去。

叔兒 我不去，我去了，家裏沒有人種田，沒有人養活我的老母親。

鏡秀 你沒有兄弟嗎？

小四 他的兄弟早死了。

某甲 他是獨子。

鏡秀 獨子不當兵，上面答應的。

某乙 誰說獨子不當兵？我們村裏抽去當兵的，都是獨子，都是窮人，有錢有勢的人家。一個也抽不到他們。

鏡秀 當兵不好嗎？每年有一石米，三十塊錢，不是拿來好養家嗎？這是當兵的養家費啊！

某甲 沒有，沒有那麼多，一年只有十五塊錢，五斗米，一定是給鄉長老爺吞沒了。

衆人 打鄉長老爺去，……打！打！……

團長 靜些，靜些！……這事情鬧大了，我們得弄個明白，（向一老者）老伯伯，你說說看，你們這裏抽丁的情形。

老者 是的，老爺！他剛說的一點不差，窮人家人手少，沒有錢，餓不起，鄉長老爺偏偏要抽我們

窮人，連兩代單傳的獨子，和三房隔一個的獨子都要抽，赫赫，論理我不該講，……

團長 不要緊的，你講下去。

老者 再說，有錢的人家抽出兩個不在乎，家裏人餓不死，偏是一個小抽。……是的，只有五斗米，十五塊錢；老爺您想，這在頂苦的人家，够什麼呢？又沒有旁的收入，因此，你看，天生的媽餓死了，老虎的老婆金花兒改嫁了，達生的兩個兒子也都餓死了。我曉得的，實在爲難，並不是我們村上的少年夥子們不願當兵吃糧，何況你老爺說又是打東洋呢？但實在苦不過，他們都怕了。

團長 好的，老伯伯，我們要想辦法。

郭小姐 各位，你們的困難，我們一定爲你們想辦法，等到有了辦法，你們願意去打日本嗎？

衆人 願意的，只要家裏的人不餓死，我們都願意拋掉鋤頭，丟開犁耙，去打日本。

郭小姐 好，現在我們唱一個歌，給大家聽！

衆人 （互攜約束）靜，靜，靜！唱歌了。

（全團合唱主題歌：祖國需要你……）

團長 請大家散罷！明天早些來，我們還有話要講對各位聽。

春子 還唱歌嗎？

板兒 還有圖畫看嗎？

團長 有的，有的，那天還有更好的。

（鄉長偕伴從二三人上）

衆人 鄉長老爺來了，快跑？（一齊亂跑下）

李大媽 春子！快來！

春子 板兒，你躲到那兒去？

李大媽 春子，快來，趙老三也來了，不要給他看見，又惹是非。（匆匆偕春子入茅屋，局戶）

鄉長 （笑容滿面）兄弟就是本地的鄉長……不曉得各位先生來到，沒有歡迎，真是抱歉得很！

團長 說那裏話？我們來得匆忙，沒有早到鄉長先生處請教，是我們失禮。

鄉長 好說！我們小地方，百姓們都沒有知識，真是見笑得很！

團長 說那裏話？彼此都是自己人。

鄉長：我們這小村裏，雖然鄙陋，倒也山清水秀的。先生們請看，這東邊的是山（向梓從）伴從是金箭山。

鄉長：不錯，金箭山，是薛仁貴當年在這裏射過雁的。還是西邊，先生們請看，這就是有名的繫驢溪。

伴從：是浣紗溪。

鄉長：對了，是浣紗溪，是——當年王母娘娘在這河裏洗過紗的，呵呵！我們村子雖然小，也有百十戶人家，一千多畝田地，每年的出產倒也不少，還有，我們小村上文風倒還算得頗盛，在外面念書的人也不少，有五個中學生，一個大學生，還有一位留學美國的洋學生呢，呵呵！那就是我的舍姪！呵呵！

團長：佩服得很！

鄉長：難得各位從省裏來——是從郢城裏來的嗎？請教！

團長：是的我們走了好多的路。

鄉長：自然哪，郢城離我們小村很遠，各位自然辛苦哪！這番來到小村，我們該當好好的招待！

裏面飲食起居，都太簡陋，只有我會開，還勉強可以住，所以請各位先到我家裏休息休息。

團長 謝謝鄉長的好意，不過我們這次出發到內地宣傳兵役，本來就是準備吃苦的。

伴從 他們是來宣傳兵役的。

鄉長 宣傳兵役？……哦！是勸大家當兵，這真好極啦！我這小村人丁雖不少，但這些無知識的人，一聽見抽丁就害怕，使得我非常爲難，現在各位來幫忙，感化他們，真是再好沒有了。請！請！（讓團員們到他家去）

團長 請鄉長先回府去，我們還有點事，過後一定再來打擾。

鄉長 好的，那麼，一準再來，一準……回頭見！

團長 回頭見！（鄉長一行下）

團長（向團員）各位！工作到了現階段，我們發現了新困難，過去我們不知道內地的壯丁們何以要逃避兵役，以爲他們是怕死，不愛國，現在我們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所在，在這困難的情形下，自然要影響到我們的兵役宣傳，現在我們立刻在這開一個座談會，來重新考慮我們的

工作進行方針。

孔君 又沒有果斷，大家立著，不能稱做座談會，我提議改做工作討論會。

團長 那沒有關係，就是工作討論會罷！要緊的是研究辦法，實司謝，你有什么意見？

婉秀 團長！各位同志！我們的工作，本來是宣傳兵役，換句話說，就是用一切的方法來說服他們，鼓勵內地壯丁去當兵。現在，我們看出來了，我們的任務不那麼簡單，光是宣傳兵役是

不夠的，我們還須進一步，就是設法解決兵役的種種困難。現在很明顯的，若干下層辦理兵役的人，對於抽丁是不公平，並且剝削出征軍人的家屬，使他們無以為生，有的餓死，有的改嫁；大家試想，一個士兵在前方流血打仗，而他的家屬都在後方挨餓，無法生活，天下有這樣不公平不合理的事嗎？旁人看了，誰還願意去當兵，無怪大家要躲避兵役了。……再說當兵的自己，倘若不幸死在前線，不去說他，幸而未死，過兩年回到家裏，父母苦死了，孩子餓死了，老婆嫁人了，你想，這是多麼殘酷而嚴厲的一個問題？

郭小姐 所以我們今日的工作，除掉宣傳兵役之外，還要研究如何革除兵役的流弊。這問題太嚴重了，

關係抗戰成敗的前途很大。

團長 好，現在我們得到結論了，就是一定要設法掃除一般人民因兵役而受到的實際痛苦，然後我們的兵役宣傳才有前途。但是如何進行呢？

孔君 調查辦理兵役不公平和剝削剋扣的事實，加以糾正。

團員甲 那麼我們要不要到鄉長家去呢？鄉長顯然就是我們革新的對象，我們到他家裏去，是要失去老百姓的信仰的。

郭小姐 我主張不去。

婉秀 沒有關係，我們既答允了，就得去，而且不去鄉長家，如何搜求他兵役舞弊的事實呢？

團長 是的，現在我們的討論暫時結束，大家且到鄉長家去看看，（全團魚貫下，但爲河邊呼聲所阻）

聲 （女聲）不好了，救命啊！

衆人 （齊走近台後向下眺望）什麼事？什麼事？

聲 狗子的媽跳水了。

聲 那邊划船的，快過來，來救人呵！

榮 登 軍 人

聲 浮起來了，快救啊！……不好，又沉下去了。

男團員 不要緊，我們來了。……（男團員都跑下去了）

婉 秀 你們快跑，老孔，你是會水的，快下去。

李大媽 （上）真嚇死我了，是誰嚇短兒了？

春 子 （跟在李大媽後）是狗子的媽。

郭小姐 真急死我了，那邊的船爲什麼不划過來救人呢？

春 子 那是陳驪子的船，再救高，他也聽不見的。

婉 秀 真氣人，偏偏又是個驕子。

聲 又冒起來了，趕快，握住她的頭髮。

衆 人 好了，救起來了，

郭小姐 這禍女人，好好的爲什麼要尋死呢？

李大媽 她兩個兒子都抽去當兵，現在鄉長老爺又抽她第三個兒子，這使她最後一個兒子這一急，

她想必就尋短兒了。

男團員（在內）謝小姐，郭小姐，藥包在身邊嗎？快來急救啊！

郭謝來了。（下）

李媽媽 阿彌陀佛，幸虧救起了。（下）

春子 望着河邊板兒！

板兒 從河邊走上來，真可怕，頭髮拖得長長的。

春子 有氣沒有？

板兒 不要緊，已經能動了。

春子 板兒……（欲言不盡的神氣）

板兒 怎麼樣？

春子 我聽見一羣洋先生說，他們要上鄉長家去。

板兒 真的嗎？（遠望）

春子 我看你還是再到鎮上躲躲罷！

板兒 為什麼呢？不是他們要幫我們的忙，替我們窮人說話嗎？

春子 他們那裏會？他們既到鄉長老爺家去，自然和鄉長老爺是一氣了。還會幫我們窮人嗎？

板兒 你倒想得是。那麼，我去了，春子，你常去看看我的媽！

春子 知道的。但是你到鎮上去，不准上小蓮子那兒。

板兒 當然，你也不許再和宋榮生說話。

春子 自然，你放心。

板兒 春子，我去了。（下）

（春子望著板兒去遠，小四上）

小四 （唱）送郎送呀到亭子邊，情郎呀小妹一條心。

春子 小四，你說些什麼？還不躲起來。

小四 幹嗎要躲起來？

春子 你不怕鄉長老爺抽你去當兵嗎？

小四 我不怕，剛才聽了洋先生的話，覺得當兵也好。

春子 但是你媽呢？讓她在家受餓嗎？

小四 爲了打東洋人，我也顧不得媽了！它媽的東洋鬼子，真可恨！

春子（沉思了半天，忽然有所悟似的，追上叔兒去的路上）叔兒！叔兒！你回來！（下）

小四（看她去了，茫然地）噫！這是什麼鬼！（坐下吸煙）

第二幕

榮
耀
軍
人

卷
六

第三幕

時間 數月後

地點 同第一幕

人物 關月希

巧玲

沈父

沈母

客人

沈次青

老陳

景——同第一幕，惟桌上已沒有鮮豔的瓶花，而代替它的是一尊銅佛，和古色的香爐，因此，使得空氣變爲沉悶而寂寞。

第三幕

三

（幕啓，謝婉秀小姐上，手持提箱，像是旅行歸來）

婉秀 唉！怎麼一個人都沒有？（她環視四周，將提箱放在椅旁，小面坐在沙發上，一面再細細端詳室內）……唉！奇怪！我覺得這個屋子有些異樣，這樣幽靜，好像一個修道院……我記得清清楚楚，從前這屋子的空氣不是這樣的，不到一年工夫，便變成這個樣子了，環境的變動多快啊！……哦，我明白了，自從我離開以後，他們兄弟倆隨後也走了，一家人走了，一半，而且是最愛熱鬧最頑皮的青年人，無怪乎屋子裏變了樣，連空氣也有些異樣了。……

巧玲 （上）誰？哦！原來是婉小姐，婉小姐，你離開這裏，有一年了吧！

婉秀 不到一年，我是今年二月裏走的，巧玲，你難道忘了嗎？

巧玲 我想起來了，是的，也有大半年了。婉小姐，你去了，一向可好嗎？今兒怎麼來的？

婉秀 來看大家，你們可好嗎？

巧玲 自從小姐走後，這裏老爺太太，時常記挂着呢！就說我們下人，也常常掛念小姐！

婉秀 謝謝你們的牽掛，我也是，時常想來看你們，只是沒有空，老爺太太可好？都在家嗎？

巧玲 他們都還沒有起，自從大老爺……

婉秀 真的，大老爺跟二老爺呢？我想得到的，他們一定都不在家。

巧玲 小姐曉得他們的事情嗎？

婉秀 自然曉得，在我走之前，他們答應我都去當兵的。

巧玲 但是，可憐……可憐大老爺已經死了。

婉秀 什麼？樹青哥！（走到樹青兄弟像前）你竟……（半回）是我葬送了你，但你是死得光榮的！（黯然欲淚）

巧玲 （在旁又感動又好奇地望著謝秀，半天）小姐，請休息罷，不要太悲傷了。

婉秀 （沉默了半天）大老爺死之前，有遺書沒有，以及穿着軍裝的照片之類。

巧玲 沒有，什麼都沒有。

婉秀 沒有？……唉！我難過極了，巧玲，你是曉得的，我們從小在一起長大，而現在他……

巧玲 （送上一杯茶）小姐！

婉秀 巧玲，你快快告訴我，大老爺是如何殺敵面死的，一定是一個非常勇敢動人的故事。

巧玲 不，婉小姐，大老爺死得可憐，但一點也不勇敢動人，大老爺是死得，我最大膽地說

，他是死得毫無意義的。

婉 秀 什麼？巧玲，你對於一個爲國戰死的軍人，不該這樣侮辱他。

巧 玲 小姐，你誤會了，自從你走後，大少爺沒有當過一天兵，他不是打仗打死的，完全是給老爺弄死的。

婉 秀 老爺弄死的？……他沒有當兵？

巧 玲 是的，自從你走後，大少爺天天要求老爺准他上前線去，誰知道老爺不但不許他當兵，並且不許他留在家裏，硬要送他上香港去。

婉 秀 大少爺到香港去沒有？

巧 玲 大少爺先是不肯，說無論怎樣不上香港，後來老爺發火了，不曉得怎樣一來，大少爺給老爺騙上香港去了。

婉 秀 喔——原來他沒有當兵，後來呢？怎樣又會死去的呢？

巧 玲 大少爺到了香港，先倒還好，常常有信來，後來便沒有信來了，老爺託人去查問，原來大少爺在香港愛上了一位領女。

錢 舞女？

巧玲 是的，聽說是香港頂紅的舞女，大少爺被他迷住了，一天到晚泡在舞場裏，花天酒地的，並且得了一種病，小姐，這種病，我不該說，你也不該聽的。

婉秀 （望照片）樹青，想不到你竟墮落到這個地步，但這正是你爸爸害了你。

巧玲 誰說不是呢？太太聽說大少爺在香港荒唐，着急得很，要老爺叫大少爺回來，但是老爺不肯，他說大少爺在香港不過多花些錢，好在我們家裏還有幾錢，儘够他用。就是把包圍了回來，這裏又有空襲，又要抽丁，說不定給敵人炸死了，或是打仗打死了，倒不如讓他在香港的，好，因此，大少爺就留在香港了。

婉秀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巧玲 那是今年夏天的事。老爺給大少爺帶去的一萬塊錢用完了，大少爺寫信來要錢，老爺又匯去五千塊。

婉秀 後來又怎樣死的呢？

巧玲 過後不久，一天，家裏接到電報，是香港姑老爺打來的，說大少爺和那位香港頂紅的紅舞女

，一同在香港一個什麼七姊妹游泳池淹死了，不曉得是有意的病死，還是無心的淹死，總而言之，大老爺死在香港了。

婉秀 老爺太太怎樣呢？

巧玲 老爺得到香港，辦完了大老爺的喪事才回來，大老爺的棺材就葬在香港，聽說連那位害人的舞女也一齊葬了。太太呢，自從大老爺死後，身體一直不好，這兩天才好些，現在太太是吃素唸經了。

婉秀 怪道這裏供着菩薩，我記得從前太太是不相信這的。

巧玲 老爺也精神不好，所以每天睡到這個時候。小姐，就命兒子爺太太見了您，自然高興，你趁勢勸勸他們兩位，要寬心些才好。

沈秀 可憐的沈老伯，你爲了怕兒子炸死打死，不許他留在家裏，也不許他去當兵，却不料他偏偏死在你所認爲頂安全的香港，而且是一種不名譽的死。（仰望）樹青，你的生命，完全葬送在你爸爸的昏庸糊塗裏，但是，你自己的意志也未免太薄弱了。

巧玲 大老爺是可憐的，記得他上香港的時候，曾經對我說，他心裏不願意，但又沒有方法違抗老

爺的意思，因此他心裏非常痛苦，他話，這一去，他恐怕要死在香港了。

婉秀 他這樣說的嗎？你為什麼不把這話告訴太太呢？

巧玲 我想說也沒有用，老爺的脾氣小姐是知道的，誰也拗不過他！……再說，我以為大小爺說着玩的，誰知道他會當真呢？

婉秀 這樣說，他是有意自殺了。

巧玲 恐怕是的，他說到了香港之後，他將儘量的喝酒胡鬧，來結束他的生命。

婉秀 這是慢性的自殺，但是，糊塗，我不能原諒你，你說你心裏是痛苦的，但是一個男子漢這樣去死，未免太不值得了，尤其是在這個打仗的年頭。

巧玲 婉小姐，您坐一會，我去看看太太起了沒有。

婉秀 不要緊，不必驚動他們，巧玲，還有你二老爺呢？

巧玲 說到二老爺，更奇了，我不敢說，這案子尋出些奇事。

婉秀 二老爺怎麼樣，快告訴我！

巧玲（輕輕地）二老爺給老爺關在樓上，已經三個多月了。

婉秀 關在樓上？爲什麼呢？

巧玲 我不敢說！（走到門口聽聽，仍回來）老爺叫不准說出去呢。

婉秀 他在樓上嗎？我去看他。

巧玲 不中用，樓門上着鎖呢！

婉秀 又不是強盜犯人，怎樣還要上鎖呢？

巧玲 說來話長，自從小姐走從，二老爺也和六老爺一樣，漸漸要當兵去。老爺本來要他也上香港，但是那天他給飛機場上炸了回來，死也不肯去。

婉秀 次青弟倒有志氣。

巧玲 他每天向老爺太太苦苦要求，要去當兵，後來老爺沒法，送二老爺上了學，才安穩了些時候，後來，學校裏放了暑假，他又說要去投考空軍，誰知二老爺一考便考取了，老爺怕他真的去當空軍，就發了狠，把他關在樓上，不讓他動一動。

婉秀 可憐的次青，他就在這小小的屋子裏，從夏天到現在，一直悶在裏面嗎？

巧玲 可不是？二老爺是個急性子，婉小姐他是聽得的，二老爺關在樓上，幾次三番他都想尋死，

幸虧我碰見了，才救他不曾死去，我曉得二少爺的脾氣，所以我常常當心他，樓上一有響動，或者好久沒有聲音，我便偷偷地上去，從門上透飯的洞裏去看看他。

婉秀 好孩子，您真好，將來二少爺不會虧待您的。——但是我那伯父實在太胡塗了，他弄死了大兒子，心裏還不足，還要逼死第二個。

巧玲 回頭婉小姐見了我們老爺，請你勸勸他啊！二少爺再翻下去，一定沒有命了，他現在已經病得不成樣子，頭髮長得跟草一樣，一天到晚胡言亂語的。

婉秀 啊！可憐的次青弟，……這一家人家，給老爺弄得不成樣子了。巧玲！我記得以前不是這樣子的，以前是快樂的家庭，我離開了大半年，這次一進來，就覺得這屋子裏有些異樣，空氣是說不出的沉悶，現在明白了，原來有這許多古怪的故事。

巧玲 小姐一回來便有這個感覺，我們住在屋裏的人，更不用說了，……可惜我們是下人，又沒有我們可以插嘴的地方。

聲 (自內) 誰來了？巧玲，誰跟誰說話？(沈母上)

沈伯母！

沈母 噯……婉小姐！什麼風吹來的？

婉秀 伯母好！沈伯父呢？

沈母 他也起了。（回頭時沈父上）

婉秀 沈伯父！

沈父 婉小姐你來了，一向可好！

婉秀 謝謝沈伯父，沈伯父好！

沈母 真想不測您來了，巧玲，快些去把昨兒人家送的好茶，起一壺來。

巧玲 是，太太！（下）

沈父 婉小姐這一向去那兒去了，在外面做些什麼事？

婉秀 說來話長，倒總算跑了不少地方，增加了很多見識。

沈母 婉小姐，自從您走之後，我們家裏的事情，你知道嗎？

婉秀 剛才聽巧玲說了，原是，樹青哥好好的，竟不幸去世了。

沈母 可憐他死前死後，我都沒有能見他一面。（悲傷）

婉秀 死生有命，還希望伯父伯母想開些。

沈父 我總算盡了我的心力，我爲他們安全打算，送他上香港，他還是不免一死，這個只好歸之於命運，我們做父母的總算盡了我們的責任了。

沈母 都是你，要不是你逼着他上香港去。又何至於死呢？

沈父 那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主張，你也有份，這會兒又推在我一個人身上了！

婉秀 這會兒誰也不必埋怨誰了，樹高哥死了不能再生，我看大家還是想開些吧！

沈父 是的！婉小姐說得對，死生有命！樹兒他要把性命送在香港，這是他自己福薄，叫我有什么辦法呢？

沈母 別提起香港了，提起香港，我就難過，虧他還要把老二也送進香港去呢，幸虧那天老二在飛機場上逃了回來，要不，恐怕和他哥哥一樣，也死在香港了。

沈父 這真是傻話，難道到香港的人都得死嗎？真是婦人女子的見識，我要他們上香港去，也是爲兒子們的好呀！

婉秀 沈伯父，你說婦人女子沒有見識，那倒不一定，有些自作聰明的老爺們，他們的見識還不如

婦人女子呢！

沈父 婉小姐，你別當面罵人啊！像你這樣開通的婦人女子，又當別論。

婉秀 伯父說那裏話？我不敢。

沈母 我也不見得比你頑固，你也不見得比我更開通！更開通的人，也不會弄死一個大兒子，又想逼死第二個兒子了。

婉秀 伯父伯母，我看那件事不必再談了，——倒是次青弟弟，現在是你們唯一的兒子了，你們得好好待他啊！

（沈父沈母沉默了一會）

沈母 老二嗎？（想說什麼，看看沈父，又止住不說）

沈父 是的，這孩子我很關心他，但是他却儘往死路上攪，先鬧了一向子當兵，後來又想學空軍了，你說可怕不可怕，這不是自己找死路嗎？

婉秀 當兵也很好啊！學空軍也很好啊！不是有許多貴家子弟，去學空軍嗎？

沈父 當兵不是我們這種人家做的事，打仗固然需要人，但一時也還用不着我們這種人家的人，至

於空軍，開飛機在天空中已經危險，再開還要到天空裏打仗，像這，還不是自己贖自己的性命開玩笑嗎？

沈秀 那倒並不……當空軍的人也很多，又不像老伯理想的危險和可怕。

沈父 我不准他這樣胡鬧，我已經知道了，不能讓老二也死去，所以他考取了航空學校之後，我不許他去報到，並且把他關在家裏。

沈母 還上鎖呢，像強盜囚犯一樣。

沈父 不上鎖成嗎？像倒想不上鎖，你能想來他，逃走嗎？他逃走了，我向誰要人？你要明白，他是我們兩人的兒子啊！又不是我一個人的事。

沈秀 我剛才也聽說，你們把次青弟關在樓上，這，對於次青弟太不好了，我頂勸得他，他是非常愛好活動，愛好自由的。

沈父 這是他自取其咎，我也沒有辦法。

沈母 他說關老二一年半就，煞煞年青人的火氣，讓老二收收心。

沈秀 沈伯父，老實說，我不贊成你這種高明的辦法，這不是愛他，這是害死他，次青弟會悶死在

那間屋子裏的。——況且人不是鳥，人的心是關不住的。

沈父 你的意思要我放他嗎？讓他在那面胡鬧——會兒要當兵，一會兒要學空軍嗎？

婉秀 是呀，你們必須放他，他不是因徒，他沒有犯罪。

沈母 我也說放他，讓婉小姐勸他，他今日還是肯聽婉小姐說話的。

婉秀 要手勸他什麼呢？勸他去香港嗎？勸他去當兵和學航空的念頭，好好的就在家裏孝順父母嗎？這個我不能，我的良心不允許我這樣做。

沈父（勃然作色）你……你還有良心嗎？

婉秀 老伯這話怎麼說？

沈父 你在我家裏住了十幾年，你從小是在我家養大的，你知道嗎？

婉秀 知道的，我很感激伯伯的恩惠，我是永遠忘不掉的，

沈父 別說感激，別說恩惠，至少給我找點麻煩就够了。

沈母（向沈父）有話好說，何必生氣呢？你從來不是這樣的。

婉秀 沈伯伯，話的意思，要說給老伯我聽，婉秀女的不敢。

沈父 你你還說，我的兒子爲什麼要當兵去，不是你勸說的嗎？不是你的出走逼出來的嗎？你別以爲我們好欺騙！我知道得很清楚。

婉秀 這樣說，樹青哥哥的死，要我負責了。

沈母 婉小姐，看我面上，他老胡塗了，別聽他的話。

沈父 也可以這樣說，所以，小姐！我勸你放明白些，不要再在我這裏找麻煩。

婉秀 府上的事情，本來不用我說，但我聽見了，看到了，不能不說，並不是我喜歡多管閑事，只是次青兄弟的事，還希望老伯再加以考慮！……

沈父 我家的事情，我素來不喜歡別人多過問，難道我這麼大年紀，還不曉得怎樣愛護自己的兒子嗎？

婉秀 （要想再爭辯，又忍住了）我想不到老伯這樣誤會我。

（老陳上，說給經理到，沈父領首老陳復下）

沈母 （向沈父）你少說些罷！（向婉秀）小姐，我們到裏面休息去，別生氣，他一定是發神經病了！

(沈母徘徊秀下，老陳引盛上)

盛
五爺！

沈父
沒有什麼事罷！

盛
沒有什麼事，不過，五爺，我們在那邊存的五萬包紗，外面風聲不好。

沈父
什麼風聲……

盛
好像說，我們不該屯了這許多貨，市面一緊，旁的廠因為缺貨，都停了機！

沈父
這有什麼，我們是棉織廠，難道說不該屯貨嗎？……

盛
他們說，我們棧子少，好像屯得太多一點，市面受了影響。

沈父
那是我們的氣魄大，他們缺貨，還是他們活該。

盛
當然，這是熟人搗鬼，政府裏的人，是未必知道這些的。

沈父
信譽怎麼樣？真缺貨嗎？

盛
這倒真的，他們都缺貨，完全沒有生意可做。

沈父
這就是我們得意的時候，我早就看定了有今天，我是看準的，哈哈……

客 那個不盡然，據兄弟看到打仗的時候，有一種人最會領生意也很發財，盛經理，你說是不是的？是的。

沈 父 不瞞老兄，我近來自己心緒不好，不很注意外面的事。

客 想必是爲了大世兄的事，這樣年紀青青的，竟不能永其天年，真是可惜了。

沈 父 也是他自己福薄。

客 但是五爺也不必一味煩悶，俗話說得好，人死不能復活，況且有二世兄可以承歡。一切還是看福望，自己排遣些才好。盛義理，你們好勝友，你該盡點憂離呀！

盛 兄弟也常常道是對五爺說。

沈 父 趣的，謝謝你的關心。

客 嫂夫人在家嗎？病子之病，自然更厲害了，我要拜見拜見才好。

沈 父 她在裏面，另外有一位女客，改天再見罷！

客 五爺，無事也不敢造府，現在因爲有一樁買賣，利息極厚，不曉得五爺願意過問嗎？

沈 父 但不曉得是什麼生意。

客

現在有人做一種廢鐵生意，很賺錢，我也有幾位朋友在內；前天在舍下談起，知道本地的廢鐵也不少，主張由我們出面收買，將來由香港出口，至於貨色銷到那裏去，他們也沒有明說，好在我們也不必問明白，我們只要有利可圖便行了。至於利息一層，確是很早的，五爺知道，小弟財力薄弱，要想借五爺的大力，但不知五爺的意思怎樣，以小弟看來，這種買賣是極其合算，可以放開手做一做的。

沈父

這個，老兄的好意，我很感激，只是我近來做生意的興緻不好，所以這一樁生意，兄弟不想過問了，謝謝老兄的照顧。

客

是的，是的，但是，很好的機會，錯過是可惜的呢！盛經理，你說是不是？

盛

五爺的意思……

沈父

這也叫沒辦法，一個廠已經够我的了，再加現在又沒有餘款，老兄的盛意只得欠負了。

客

好說，好說，那麼小弟失陪了。

沈父

坐坐去。

客

不必了，改天再見！盛經理。

沈父 不想兒，窮得沒人過客，……

沈父 送不送了，好走。

沈父 這五爺，爲什麼不教他做行館呢？這種小人，專會搗亂的。

沈父 我偏他搗亂？我伸個指頭，……頭還粗呢？他是個什麼東西？

沈父 但是，看上去，這樁生意也得得，爲什麼不跟他談談呢？

沈父 沈父，我們相識多年，你想不到你今天，還是這樣老實。不客氣地說，談到做生意發財，你還差得遠呢！告訴你羅，做生意的祕訣，路要專，心要狠，看中一筆生意，便拚命做一下，

不要這兒做做，那也問問，結果賺錢不多，外面倒衆人皆知了。

沈父 是的，我跟了五爺這幾年，今天才開了茅塞，……路要專，心要狠……

沈父 （自負地）是的，記住這兩句話，路要專，心要狠，你就一生受用不盡了。……我，……

筆絕妙。想不賺它五六十萬，外面有誰知道？

沈父 是呀，但是我們也得擴充生財，添置機器，這樁才能擴充生財，要不然，照現在這樣，……

棉紗用十年也用不完。

沈父 少卿，你又不懂我的心思了。（低語片響）

盛 （笑聲）但是，這樣我們不是開廢，是開堆棧了。

沈父 管它堆棧不堆棧，能賺錢就行；我現有這一筆貨，放一年，不用動一動，就值了錢，何必買

機器，添工人，費了大氣力，倒賺不了錢呢？

沈母 五爺真是神機妙算，人不可及。

沈父 （看錶）時候不早，我們一同出去罷！

（兩人同下）

（巧玲提了靈，送茶上）

沈母 唉，他們一個不在了。

沈母 （上）巧玲，我想看一看二老爺。

沈母 止樓的門鎖着呢；鑰匙在老爺身上。

沈母 那麼來不及見了，巧玲，你看見二老爺時，就說我來看過他；巧玲，我要走了。

沈母 爲什麼這樣急辭去呢？鮑小姐，你有沒有爲了二老爺的事，求過老爺太太？

婉秀 不中用，老爺不肯放出二少爺，並且罵了我一場。

巧玲 這樣二少爺不是完了嗎？婉小姐，你不能走，你一走，二少爺便死定了。

婉秀 我很忙，不能多耽擱……並非我不想救他，但是我也沒有好的辦法啊！

巧玲（哭）小姐，我求求你，你看二少爺從前待你的情份，救救他罷！

婉秀 我也沒有辦法，他們是家人父子，我麼根兒是一個外人，怎麼可以硬出主張呢？我的主張又

有什麼力量呢？

巧玲 小姐，你不能不管呀，你忍心視死不救嗎？二少爺的性命在你手裏，小姐，我相信你有法子

想的，我這裏給你下跪了。（跪下）

婉秀（扶她感動地）再不要這樣，我也想救他出來的，但是想不用好辦法。

巧玲（希望地望著謝小姐）

婉秀（沉吟片刻）有了……（向巧玲耳畔密語一會）好嗎？我相信祇有這個辦法，可以救你二

少爺出來，雖然危險些。

巧玲 好是好的，只是給老爺知道了，終是免不掉一番風波的。

婉秀 別管它，那是以後的事了。

聲 (自內) 巧玲，太太請婉小姐進去吃飯。

巧玲 呃——就來了。

婉秀 (輕聲) 一定還誤辦，今晚十點鐘，別誤事啊！

巧玲 不會誤事的，小姐，進去用飯罷！(兩人同下)

(燈光暗下，約半分鐘，婉秀和巧玲手持電筒入，開燈，燈光復明)

巧玲 小姐，輕些，待我聽一聽。(向門外聽)……沒有聲音，老爺和太太都睡着了，連老

陳和方嫂也都打鼾了，

婉秀 是時候了，巧玲，這到手沒有？

巧玲 (從袋中摸出錢匙) 還不是？……每天三餐，都是我開飯給二老爺吃，

每次送飯時，我向老爺取了錢匙，用過後又還給老爺。今天我晚飯後有心不送還，老爺也忘了。

婉秀 但是，現在我們用過了，如何將送進桶的口封起來呢？

第三幕

巧玲 這個沒有想到，不過，這是給老爺查出的是我把二老爺放走，遷他如何取罰我，要殺要斬，我都願意的。

婉秀 好孩子，現在我們就上去罷！

巧玲 婉小姐不必上去，上面空氣壞得很。

婉秀 二老爺知道我來了嗎？

巧玲 知道了，剛才深夜時候，我已悄悄地把我們預定的計劃告訴了二老爺。

婉秀 好，你上去罷，輕聲些，我在下面等候你們。

巧玲 好的，請婉小姐提着這燈，在下面照我一照！

（巧玲上來，謝小姐提一張台燈回她）

婉秀 （走過來自語……）上面空氣壞得很，……次青弟，你為什麼要受這個罪呢？可惡的頑固家庭！

（片刻，巧玲領着次青從樓上下來，次青頭髮長得長長的，精神疲乏）

婉秀 （上前）次青弟，你想不到我會來罷！

（走近她）嬌嬌，這不是像夢吧！

秀 你太疲乏了，坐下來談。

次青（坐下）這個時候，大家都睡了罷，要是現在我們被發覺了，怎麼辦呢？

秀 不會的……萬一給他知道了，你固然走不成，我也很難堪，而她——巧玲，一定要受打

罵了。

秀 我去開腰門，趁現在就走走，不必談了。我心裏慌得很。

秀 事到如今，心慌也沒有用，大家鎮靜些才好。

秀 我的腿顫顫的，怕不會跑很多的路。

秀 不要緊，讓自己在自由的空氣裏，多多休息一下。

（有推門聲，三人毛瑟然）

秀 不好了，有誰進門了。（一頭鑽從門縫裏鑽進來，大家才放下心）還當生，嚇了我一跳！

次青 今天巧玲告訴我，說她走了，又說晚上放我出去……我在這屋子裏悶了三個月，真

難熬，有些不敢相信，現在，我真的下樓了。（四顧）我不是做夢罷！

婉秀 這不是什麼，次青弟，你安心些，不要胡思亂想了。

次青（流淚）婉姊：我犯了什麼罪，要受禁閉的處分呢？

婉秀 你是有罪的，請看你生在這個頑固的有錢的家庭裏，你犯的是父母溺愛下的愛國罪。

次青 婉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今晚就算重見天日了。

婉秀 你不必謝我，你的德性謝謝她。

次青 巧玲是個好人，我一生不忘她。

巧玲 二少爺別說喪氣話了，說得人心裏怪難受的。

婉秀 是的，次青弟，拿出勇氣來，祖國需要你，所以你總究得到自由了。

次青 婉姊，我們有半年不見了，你這一向，是怎麼見去了呢！

婉秀 我嗎？自從離開了這裏，我跑了不少的路，見了各色各樣的人，我增長了不少見識，生活有時很苦，沒得好吃，沒得好穿，但幹了許多實際的工作，心裏非常安穩。

次青 是嗎？我有時也這樣想，在這個圈子之外，外面一定有很寬的天地啊！

婉秀 我們接觸了許許多多善良的人，他們是那麼好，那麼天真，那麼坦白地接受我們的宣傳，次

青弟，你不曉得，當我們努力設法替他們解除了困難，他們的感激，真使我們感動啊！

次青

婉姊，我也會想到，在遙遠的地方，另有一個天地，另有一羣熱情勇敢的人。就是這個夢想，鼓勵我等待着，等待着，一直活到今天。

婉秀

我們的一羣，有男的，有女的，大家也許缺乏經驗和學問，但有的是勇敢和熱情。我們從工作中學習，從生活中體驗。

巧玲

婉小姐，你是舒服慣的，外面的苦生活倒過來呢！

婉秀

有什麼過不來呢？況且，我的同伴們真太好了，他們一個個是我的好朋友，頂好的指導者。

我今天離開了他們，我曉得他們在等候着我呢！

巧玲

恐怕我太沒有學識了，婉小姐，像我這樣毫無學問的女人，也能加入你們的團體嗎？

婉秀

當然可以的。

次青

巧玲，我們一起走罷，我走後，這屋子裏就剩下你也不久了。

巧玲

我是想走，但是，二老爺，說不讓你一起走，人家要說的，要笑話我的。

婉秀

巧玲一時走不掉，將一再說罷。

次青 好，我現在有氣力了，嬌嬌，我們走罷！

嬌秀 走，但是在走之前，次青弟，你記得決定了去路。

次青 我的去路是早已決定了，不當兵，就進航空。

嬌秀 好的，巧玲，引我們去罷！

巧玲 慢一點，讓我聽聽看。（走到門口聽）好，你們隨我來。

嬌秀 大門沒有上鎖嗎？

巧玲 不礙事，今晚我早下了酒，把看門的酒鬼老陳灌醉，並且得了他的門鎖鑰匙了。

次青 那麼我們快快去罷，早定一個鐘，好，一個鐘。

巧玲 二少爺，你走之後，一切要自己保重啊！

次青 巧玲，我知道的。

（三人輕輕下，燈光復暗）

（片刻，沈父上，扭開電燈，室內復明。沈父着睡衣，手持雪茄烟，看樣子是睡了個半身的。

（○）

沈父

天氣好像很悶的，怕要下雨了！（起身推窗，望望窗外，）天這樣黑，一定，變了。（大嘆）

（獨想什麼？這叫？那這好像有個影子，是兩個人嗎？奇怪！……老陳！老陳！……）

……睡得很穩，要是不下雨，他不會醒得……（坐下找了一張報紙，看

了一會，又看看錶，好像很煩悶似的）十一點鐘了，爲什麼睡不著覺，總是少卿的鬼話。說

是外間風聲不好，我雖然不怕，但心裏不免不安，五萬包紗，不會出毛病吧！……（

沉思）不行的，如果不出這些，我沈老五混了這半世，什麼都不怕，怎麼今天倒胆小起來

呢？……（站起）（天氣，真是壞極了。害得我心緒不甯：不我今天覺得不對，恐怕要

發生什麼事情了！……老二！……（他忽然想起了關在樓上的兒子，拿起桌上剛才謝小

姐和秀雲，和好的信箋，跑樓上去，一會，氣急敗壞地跑下；只叫老陳，方嫂，巧玲，）大

家起那麼，不見人了，人不見了。（他又急急地向窗外探望）

沈母

（披衣上）什麼事情，半夜裏大聲叫的！

沈父 人不見了，老二不見了。

沈母 怎麼，老二他……（急急上樓而去）

老 陳 (披衣上) 老爺，什麼事？

沈 父 二少爺不見了，快去，門開了沒有？

老 陳 沒有……好的，我去看。(下)

方 嫂 (披衣上) 真嚇死我了，人捉住沒有？(沈母下樓) 太太，沒有丟掉什麼東西嗎！

沈 母 二少爺不見了，你還說些什麼？

方 嫂 (恍然) 是二少爺？……呃，我還以為走了小倫呢！

沈 父 楠秀呢？

沈 母 睡在東廂房裏

沈 父 方嫂，你去看楠小姐。(方嫂下)

老 陳 (上) 老爺，大門關得好好的，沒有開。

沈 父 混蛋，你睡死了嗎？人走了，還說大門沒有開？

老 陳 是！老爺！

沈 父 一定有人做他走的，人都來齊了嗎？我要查問。還有誰不在？

老陳 還有，還有巧玲！

沈父 巧玲爲什麼不在，快叫她來。

老陳 是！（下）

沈母 怎麼辦呢？老二跑到那裏去了？半夜三更的。

二嫂（上）老爺！太太！婉小姐也不見了；房裏空空的。

沈父 一定是這丫頭，她一來，就跟我搗亂，老二一定是跟她跑了。

沈母 這……這真想不到。

沈父（趕着撥電話）……喂，快，快給我接警察局，……喂，什麼，警察局的電話，

沒有人接電話……沒有此話！

（巧玲由窗簾上，來着如日間，但故意做個鬼臉）

沈父 巧玲，爲什麼躲着不出來？

巧玲 老爺，我早已睡覺了，沒有聽見。

沈母 又不是發子，這裏吵得天翻地覆的，大家都起了，你竟不聽見。

巧玲 我當家沒有聽見，太太！我今天像得很，一早還睡下了。

沈父 我看你又睡得好好的，不睡的時候，快說，二老爺那裏去了。

巧玲 二老爺是在樓上嗎？

沈母 二老爺跑了，樓上還有一個人影？

沈父 這晚間的時候，你看見二老爺沒有？

巧玲 這晚間的時候，二老爺好好地樓上？

沈父（突然想起）他跑呢？今晚三老爺教給我，

巧玲 跑呢嗎？……

沈父 快說。

巧玲 我記得已經還給老爺了。

沈父 快說，……時，你中的好事，……現在二老爺跑了，我只問你要人，你一定跟嬌小

巧玲 組個通，解放了二老爺。

沈母 我沒有去，老爺去一點不難。

沈父（向老陳）叫阿根，我要出去。（老陳下）

沈母是……嗎？到那裏去尋呢？

沈父到火車站，給媽媽頭，……我想老二是跑不了的……（走了幾步，回頭）巧玲，不
雅和！……回來再問你，（下）

時間 九年秋

地點 同第一三幕——北京

人物 沈次青

洪小姐（看護婦）

哲學家（舊兵）

詩人（舊兵）

院長

總招待

沈父

新聞記者

某女賓

第四幕

醫生

巧玲（看護婦）

後方傷兵醫院，某號房間，住了三位受傷戰士，一綽號詩人，一綽號哲學家，一即沈次青，他們在醫院裏住了兩個月，現在都傷愈了。

（幕啓時，兩個鋪位都空着，只有沈次青一人坐在他的臥鋪上，他左肩綁着白布，看上去左臂已經鋸去了，雖然和第三幕時間相隔只有兩年，但看上去他是老多了，活畫出一個飽經砲火洗禮入生出死的戰士。）

洪小姐（一個年青的看護婦，推門進來）沈先生，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還有兩位呢？

次青 他們剛出去，想必走動走動，一會兒就回來了。什麼好消息？洪小姐。

洪小姐 剛才聽院長說，你們今天好出院了。

次青 真的嗎？再不出院，我真要悶死了。

洪小姐 過來，讓我替你解開紮帶。

（看護婦爲沈次青去紮帶）

次青 謝謝你。

洪小姐 你們三位，你的傷勢頂重，想不到今天同時出院。

次青 真是好日子，你看，天氣這樣好，我的心裏真高興。（忽然看到自己的失去了左臂的肩膀，

不覺黯然）……洪小姐這個肩膀，以後不會再出毛病嗎？

洪小姐 不會得，要出毛病，說長不會准許你出院的。

次青 （感慨）就好像再生了一次。

洪小姐 真可惜，進來的時候還是好好的，出去時却少了一條膀子。

次青 （苦笑）洪小姐，你看我還有個人樣嗎？這樣在馬路上行走，不太可笑罷！

洪小姐 沈先生，請恕我失言，我不該說這句話，使病人傷心的。——不過，我敢打賭，凡是中國人

，一定衷心誠意地敬重你。你是爲國受傷，你的犧牲是偉大的，受我們敬仰的。

次青 噯！——是嗎？

洪小姐 想到沈先生進來的時候，真可怕呢。因爲流血過多，神志不清，大夫看了着急，說要是不立刻去掉這寶貴的臂膀，就不能保全生命了，因此，沒有徵求你的同意，就由醫生負責，決然

地給你把左臂鋸去了。

次青 我自己一點都不記得了，因為我那時昏昏沉沉的，什麼都不覺得。但是，倘若我神志清醒的話，我不一定同意的。一個人上前線打仗了，早已把生命不放在心上，犧牲一條臂膀，那又算得什麼？

（看譯婦給次青收拾好，次青穿上漂漂的車裝，左袖無力地垂下，給人一個有力的印象。）
洪小姐 你真太勇敢了，這樣年青的人，又做了這樣的傷，那時全隊的人，都用尊敬，敬仰你。

次青 洪小姐，您說得太好了，我是當不起的。

洪小姐 （笑）說起那時候的沈先生，最好笑。

次青 怕他像一個泥沙裏撿出來的人罷，也許七分像鬼，三分像人。

洪小姐 那倒不，我們看過了，前線下來的傷兵，都是這樣的。……我聽說，沈先生那時……的，使我們摸不著頭腦。

次青 我說些什麼呢？……我一點也不知道。

洪小姐 現在香港山，時常聽見了人，……又把我……

得密爾不敢近你。

次青 真的嗎？我真太冒昧了，請別生氣。

洪小姐 沒有什麼，在昏迷中的病人，往往是這樣的。

次青 還說些什麼呢？

洪小姐 總不過是那些話，我也記不得許多了。……不過，沈先生，巧玲究竟是誰呀？是，是……

看你的那位謝小姐？

次青 巧玲？是我們家裏的一個丫頭。

洪小姐 一定是沈先生的家小了，很漂亮罷！

次青 倒也不見得，她不是人，不過她救了我，又爲我父過苦。

洪小姐 救了你？

次青 是的，說來話了，在我出來當兵之前，我曾被父親關在家裏，幸而巧玲救了我，把我放了

出來，我上了前線之後，不久便得到消息：巧玲已被我父親逃出去了，成了我的仇敵。

洪小姐 這是一樁好人，難道沈先生連這兒記不得，不知道現在他在那兒？

次青 不知道，我到處打听她的消息，但是沒有着落。

（詩人與哲學家進，兩人都是傷兵裝束）

洪小姐 你們兩位上那兒去了，害得我好等。

哲學家 我們在十六號，看到一位新來的小姐。

次青 一位小姐？

詩人 是的，一位看護小姐，新來的。

洪小姐 哦！！于小姐，今兒早上才來。

哲學家 洪小姐找我們幹什麼？

洪小姐 告訴你們罷，你們一定很歡喜的……你們三位今天都可以出院了。

詩人 真的嗎？好消息，把我關在這裏，我真悶死了。

洪小姐 我們的詩人，你在這病房裏，正好多做幾首詩啊！

詩人 那怕有滿肚子的詩料，關在這屋子一個月，也就悶出毛病來了。

洪小姐 過來，讓我替你們去掉綳帶。

詩人（上前，驕着繭繭替他解去帶）是。天是好日子，大家得到解放了。

洪小姐（看了一看）你這個好，瘡疤簡直看不見，和沒有受過傷的好人一樣。

詩人 謝謝你們，多虧各位的照應。

哲學家 我呢？（來到看護婦前，看護婦已給詩人穿好，便來解哲學家的繭帶）

洪小姐 你這個也好，雖然傷在胸膛，倒沒有沈先生危險，不過比詩人要厲害些。

哲學家 以後不會再發露！

洪小姐 你放心！

次青 看看，大家都換了衣服，挺神氣的，不像是在醫院裏了。

洪小姐 可不是？去掉繃布，換了衣服，又一個樣子了。

詩人 老沈，你真太不够朋友，一肚皮的祕密，在老朋友面前一點不透漏。

次青 什麼意思？

哲學家 對不住得很，我們剛才在門口，無意中聽到你跟洪小姐說的一段故事，你別再瞞我們了。

次青 躲在門外面偷聽，這是你哲學家的態度嗎？

哲學家 不是有意的偷竊，老沈，你可不要誤會，我早就申明，這是無意。

詩人 的確是無意，我證明。

次青 你也有份。

詩人 真是最好的詩料，可以做一首最好的詩。

洪小姐 詩人，這你又該做詩了。

院長（上）洪小姐，九點快公，他們今天也出院了，你快去給他們料理一下。（洪小姐下）

次青 院長，今天出院的人，嗎？

院長 在這裏的受傷將士，一共有兩百人，今天出院的，有一百多位。

哲學家 爲什麼都在今天出院呢？

院長 這是上滿定的日子，一方面固然是這些人傷勢已好，都該出院了，一方面也是因爲又到了批新的，病房不够住。

詩人 好，今天出院的有一百多人，我們可以單獨成爲一隊了。

院長 可不是嗎？你們是榮澤軍人第十八隊，一會兒，還有蘇聯駐民衆和各團體代表，要來舉行

歡迎大會，歡迎你們榮譽軍人出院。

次青 真的嗎？大家待我們太好了！我們真覺得慚愧。

哲學家 其實，你驗過血，是我們軍人的本分。

院長 今天出院的軍人，已經推選沈先生做代表，待一會還要您代表榮譽軍人致謝呢！

次青 為什麼要選他？只有一個臂膀，不是太難看嗎？

院長 不，這正是你榮譽軍人記處，因為在這一百多人中，你的犧牲最大，所以他們推舉你了。現在

，新聞記者已經來了，民衆和團體代表也來了不少。沈先生，請你準備一下。（下）

次青 怎麼辦呢？我一點準備沒有，他們叫我做代表，回叫什麼呢？

哲學家 還有什麼爲難的，總不過說些客氣謙遜的話。

詩人 內容倒在其次，第一要詞調激揚，第二要感情豐實

哲學家 我們出去看看，外面這樣熱鬧，讓他在屋裏靜一靜。（兩人下）

（次青一人在靜想，鏡旁上，她兩年前沒有什麼改變，只顯得更老練些了）

次青 婉卿，好幾天沒有來了。

婉秀 是呀，這兩天有點事，沒有來看你。

次青 一個人來的嗎？

婉秀 外面熱鬧着呢！我跟沈伯父同來的，伯母沒有來。我們今天，一來是迎接你出院，二來是加今天的盛會。

次青 你們都知道了嗎？

婉秀 剛才看到報紙，報上已經登出來了，說是今天歡迎第七傷兵醫院榮譽軍人出院，同時我們也接到了信，知道你今天可以出院了。

次青 喔——那麼爸爸呢！

婉秀 一同來的，大概快來了。

（總招待某君，胸前掛着總招待的符號，伴沈父入。）

總招待 對不起得很，事情太多了，不能招待你們，外面太擠，你們在這裏休息一會罷！

次青 外面怎麼樣？快開會嗎？

總招待 是時候了，只等市長到，各機關團體的代表都已來了，民衆也到了不少，在外面禮堂裏，二

直站到院子裏。

沈父 先生，我看你太累了，就在這裏休息一下罷！

總招待 謝謝您，我哪有工夫，從早上到現在，我沒有喝過一口水，兩條腿也沒有停過一分鐘，便

我心裏是痛快的，難得的事情，我真太興奮了，忙死了也願意……（且說且行，到門口時忽遇郭小姐入，連忙又招待她，內）郭小姐來了，這裏請坐，我一會兒就來。

郭 婉如，你剛來！

婉秀 是的，我去約沈伯父他們，所以剛來一會兒，你呢？

郭 我也是才來。……老先生，您好，沈先生，恭喜恭喜，今天歡迎您出院來了。

沈青 勞駕！不敢當。

總招待 你們請先坐一下，等時候一到，我就過來招呼。（下）

郭 謝謝您！（大家坐下）

（詩人及哲學家上）

詩人 這太偉大了，像一朵鮮豔的花，像一盞熱烈的火，不，這簡直是一首雄壯的詩，我的心，我

的心跳不住了，熱血如潮，再也掩不住……

郭 詩人，今天你又收獲不少詩料罷！

詩人 囉！郭小姐，我簡直沒有看到你，我太興奮了，甚至連一切朋友都忘掉打招呼了。

婉秀 詩人，您還一向做了不少詩嗎？

詩人 不，我已經斷了一言：你們知道，好詩只要一首，勝過不好的千萬首。我還一首好詩，是寫這次偉大戰爭的。初稿在火線上遺忘，在戰場裏寫出的。現在全篇已經做好，只差最後一節，今天却無意中得到了。我剛才在禮堂上和給予獎，看到這幾千民衆的集合，這樣偉大的場面，豐富感情的流露，使我得到心靈上的啓示，於是我的長詩便完成了。

郭 詩人，能不能把您的長詩讀給我們聽聽呢？

詩人 當然可以，但是現在還不到讀的時候……我讀我的詩，雖比不上古代希臘大詩人荷馬的戰詩那麼雄大，但無論如何一定超過中國古代愛國詩人陸放翁，固然陸放翁的詩，也是第一流的。

哲學家 詩人，您別太高興了，您簡直把戰爭看得兒戲。

詩人 喲！這又是我們的苦難，我的朋友，您又可以知道我把戰爭看作兒戲呢？

哲學家 告訴您，戰爭是流血，是犧牲，是悲慘的，你却輕描淡寫，把它看做您的詩料，千萬人的犧牲，在您心目中，不過是您的詩料而已。

詩人 這是我詩人的方法，您呢？哲學家的立場呢？

哲學家 戰爭是悲慘的，我們中國這次是不得已而在戰，爲了民族生存而作戰，固然是十分必要。但在戰爭將到最後階段，接近勝利的今天，我們離開醫院時，應該用沉痛來紀念我們的死友，我們今天應該有一種弔國殤的態度。

詩人 弔國殤，您是說中國殤，我們可算是同志了。我的長詩的題目，正是「弔國殤」。

哲學家 誰跟您做同志？

詩人 想想罷，三個月以前，咱們不是同在一條戰壕裏，並肩衝鋒過來的嗎？你看……（伸出大腿）

（我這腿上的創傷，最初還是你給我包裏的呢！朋友，你現在難道忘了？）

哲學家 我當然不會忘記，這次戰爭中我自上過兩次戰場，戰爭對於我的印象是太深刻了。

詩人 我那時沒被打死，現在又出陣了。所以我要用長詩來歌頌它。

武青 不要辯論了，那邊已經吹起音樂，大概已經開會了。

總招待 （匆匆上）各位，時候到了，快跟我來。

（一行人都隨總招待下）

（兩個夫役送一婦女入，一位醫生隨後上）

醫生 這個屋子空着，我把這位太太扶在這裏坐一下罷！

（夫役扶婦女坐於樓上，夫役退，醫生取酒飲婦女）

醫生 太太！好些沒有！

婦人 好些了，先生！

醫生 讓我來檢查一下！（開提包，取出聽筒，向婦人胸部施診）嚟！原因就在這裏了，太太！你

有極嚴重的心臟病。

婦人 （着急）不要緊嗎？先生！

醫生 要緊是不要緊，但是，我以醫生的資格告訴你，不，不如說警告你。太太！以後一切偉大的集會，以及太興奮太悲壯的場面，你最好不必參加，因為你的身體是不允許你太興奮的。

婦人 是的！我今天太興奮了，做了本地婦女界的代表，來參加這個歡迎大會。我看見千百的羣衆，看見這許多榮譽軍人，我的心便 躍 很厲害，我的血管漲起來了，呼吸也短促了。……

醫生 這正是你的病象，太危險！

婦人 等到離世的音樂一響，我便躲不住暈倒了。

醫生 這正是我警告你的，太太！……現在好了，沒有關係了，你在這裏多休息一會兒吧。（收拾皮包下）

婦人 先生，你別離開我。

醫生 不要緊的，太太！你已經沒有危險了。

婦人 但是你若一走，我就心慌了。

醫生（想一想）也好，我就留在這裏。……醫生對於病人，總是順從的。

婦人 先生，你記得，我是一個多情的人。

醫生（驚奇）太太！

病人（知道他誤會了）不是，我的意思是，我是一個感情容易激動的女人。

醫生是的，所有的中年婦女，照我們醫生的經驗，多少都有些歇斯里的。

婦人過去我隨着我的丈夫，到過英國法國，也到過日本。我眼看著一個弱國的國民，在世界上是

如何受壓迫，簡直無容身之地，我真是氣憤得很，但是沒有辦法，多少年前我就夢想着中國有一天會強盛，現在好了，我們經過這幾年的血戰，你看，軍人是這樣的勇敢，民衆是這樣的愛國，我看看我們中國人站起來，在全世界得到尊敬了。先生，你想我在歡迎傷兵出院的今天，怎麼會不興奮呢？

醫生太太！您是有理由的，但是我以醫生的地位，希望你自已節制些。

（新聞記者上，匆匆跑到桌旁，撥電話。）

記者喂，報館嗎？……請社長說話，……社長嗎？……是的，我早已到了，忙得很，社長

，事情太多了，我的兩個訪員一個攝影員，在這樣大的會場上，實在不够分配，要請社長立刻再派兩位，並且多帶顯片，這裏每一分鐘都是緊張的，每一個場面都是動人的。……好，請他們快來，……什麼？要我報告會場的電形嗎？……現在已經開會了，剛一是由衆

代表蘇旗，目前是榮譽軍人代表沈次青報告，注意，他是個獨臂的英雄，年紀只有二十多。整個會場被緊張興奮的空氣所包圍，民衆到了一千多人，重要人物全都到了，院子裏飄着國旗，一陣陣音樂的悠揚的聲音，……

婦人（聽他說話，先是笑容滿面，後來興奮到不能支持了）先生！先生！我又要暈倒了。

醫生（對記者）輕些，她不能再興奮了。（上前給她打一針）

記者（繼續說話）……還有，會場上裝了無線電，每一分鐘把這裏悲壯的節目，送到全國各地

……好，回頭面談罷，他們已經出發了嗎？很好，再會！

醫生說完了嗎？好的，你不能再給她興奮了。

記者這……這是什麼意思？

（記者匆忙下，迎面忽見總招待陪着沈父，沈次青，謝曉陽，郭小姐，詩人哲學家上，新加

記者折返）

記者怎麼樣？大會開過了嗎？

總招待沒有，外面人太擠，讓他們還是在這兒休息一下。

記者 沈先生已經報告過了，想必很吃力罷！

次青 還好，謝謝你。

郭 次青先生的報告，真能感動人。

總招待 各位請坐，恕我不能奉陪了。

記者 慢一點，在場各位我都認識，只目這兩位小姐，請介紹一下。

總招待 這位是郭小姐。

記者 久仰！

總招待 這位是謝小姐，謝婉秀小姐。

記者 謝婉秀，不是有名的兵役之女嗎？

總招待 正是，這是名記者宋先生，你們請談談罷，失陪了。（下）

記者 謝小姐，我們的兵役之友，幸會幸會！關於您向的工作情形，以及今天的感想，能不能發表一些呢？

婉秀 記者先生，我沒有什麼說的，我只覺得興奮，快樂。

記者 不要緊的，希望謝小姐儘量供給我們一些好材料，讓我們登在報上，使大家知道。

謝秀 不過，事情太多了，叫我從那裏說起呢？我先說……

記者 慢些，等我拿紙筆……好了，謝小姐，請你儘量供給我罷！

謝秀 先說我對於戰時工作發生興趣的動機，在戰爭開始不久以後，我還是一個躲在家庭裏的小姐。後來我想，國家在作戰，我難道不能貢獻一些什麼給國家嗎？難道一個女人就只配躲在家庭嗎？於是我決計離開家庭，把我的身體和能力，用在正當的路上去。

婦人 對的，每一個國民，無論男子或女子，他們貢獻其能力給國家，最初的動機都是一樣的。

記者 這位是……

醫生 一位太太，患有厲害的心臟病。

謝秀 我離開家庭時，我的行動無意中影響了兩個男子，他們受我的影響，都要當兵去。他們的名字不必發表，他們當兵的結果怎樣，也不必問它，總而言之，從那個時候起，我便開始了對貴兵役運動的興趣。

記者 後來呢？

謝秀 謝秀

三三三

婉秀 後來我便加入一個團體，到內地各處去宣傳兵役，我們最初的目的是單純的，後來我們的任務便慢慢複雜了，而我們的工作也更繁重了。

詩人 哦！……任務複雜，這是什麼意思？

婉秀 諸位，你們所想的兵役問題，一定是很簡單的，正像當初我想的一樣，誰知一走到內地，看到實際的情形，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壯丁逃避兵役，不是宣傳的力量所能克服的。

哲學家 為什麼呢？

婉秀 因為那時辦理兵役的，弊端太多了，那些下層的人，他們抽丁極不公平，有時人家獨子被抽上了，有錢的人家，四五個壯丁，一個也不抽。完全違反中央的法令。

婦人 這是什麼道理呢？

婉秀 這就是弊端了。還有，規定的安家費並不多，經手的人還要剝削，剋扣，到得出征家屬的手已是很細微的了。他們既是些窮人，家中又沒有產業，僅有一個壯丁又抽去當兵了，於是便窮苦，挨餓，直到老的苦死，小的餓死，老婆改嫁。這種情形，給一些人看了，大家都覺得兵役是一件苦事，一件廢敗了。

醫生 有這樣不公平嗎？

魏秀 不公平的事情多着呢！我當時看了，覺得情形十分嚴重，因為兵役辦得不好，直接影響到前方的軍心，間接影響到抗戰的勝利，而且，那些愛國的出征軍人，將來一旦返家，他看着父母苦死了，孩兒戰死了，老婆因為受苦不過而跟人跑了，出去時好好一份家，回來時已蕩沒有家了，他們將發生什麼一種感想？他們會有什麼反應，這一切，不是很值得我們注意嗎？

婦人 真是一個問題呀！

魏秀 從那時起，我和我們的一羣，便把這個兵役問題喊出來，喚醒大家的注意，一方面努力幫一般民衆解除困難，消滅不平，以獲得他們的信任。一方面，向政府呼籲，嚴禁兵役弊端，增加出征家屬的安家費，給予他們種種便利和榮譽，像免捐免稅啦，免學費啦，以及發動民衆，爲出征家屬義務耕種啦！這樣一來，他們不怕當兵了，並且以抽去當兵爲榮耀了。一處提倡，到處模倣，於是嚴重的兵役問題才算解決，後方內兵風丕迥，後軍戰戰兢兢，愈戰愈多，才有今天接近勝利的現象。

肥者 這真是一篇值得介紹的記載，謝小姐，你這段話發表了，一定能獲得多數讀者同情的。
貌秀 我不過是命報告事實，還請記者先生斟酌發表。

肥者 很好現在我想請榮譽軍人代表發表意見。

次青 我剛才已經報告過了。

記者 請單獨向本報再發表些，只要很短很短的。

次青 我是一個軍人，不善言辭，今天傷愈出院，我心裏只有快樂，只有興奮，除掉剛才在大會上所報告的，此刻沒有什麼可說的。

婦人 沈先生這隻左臂，一定有動人的故事罷。

次青 那沒有什麼，像其他的殘廢者一樣，沒有什麼神奇的。在戰爭中，這是很普通的事……該

人只一炮便打毀了它，後來到醫院裏來鑄去了。你知道，在打仗時，這種事情是頂平常的。

記者 好，這也是很好的材料。

次青 不過有一點，我當兵的動機，固然是我自己的志願，同時也確是受了一位女子的啓示，這女子，就是在場的謝鏡蓉女士。

詩人巧極了，這是一首詩，像詩一樣動人。

記者 現在輪到我問這位老先生——榮譽軍人代表的父親啦，請你發表一些意見。

沈父 我嗎？叫我說什麼呢？

記者 是的，你是榮譽軍人代表的父親，沈先生的一切榮譽，都是屬於你的。

沈父 但是我心得自己一些不榮譽

次青 爸爸，您別說了。

沈父 不驕，我今天很快樂，但我自己曉得有缺點，我今天要在衆人之前，宣布自己的罪狀。

婉秀 沈伯父，您別多說了。

沈父 不要緊的，我相信說了，並不少我們的榮譽，而不敢說出，才是真正的不榮譽哩！

記者 那麼，老先生，請你趕快說罷！

沈父 降國，我自問愛國心決不後人。在這次戰爭中，我雖然是一個商人，發了很多的國難財，但是，購買公債啦，寒衣代金啦，我捐獻給政府的錢，大概也有七八萬元。至於說到兵役，我自己承認，我是一個兵役的罪人。

醫生 兵役的罪人？

沈父 是的，兵役的罪人。我有兩個兒子，都在該抽丁的年齡，而且兩人都自願去當兵，是不准他們當兵。我們的大兒子爲了要當兵，被我送往香港，結果他便死在香港。我的老二，就是
他！（指次青）

衆人 （都看着次青，有些不明白）

沈父 他因爲要當兵，又要投進空軍，被我關在家裏。關了半年多，有一天他失蹤了，後來才知道就是這位謝小姐救出他的。你們想，我這個老頭兒多頑固？……自從他失蹤之後，我觸目傷心，因此不久我們便搬了家，誰知在搬家的第三天，敵人一個炸彈，從天空落在我屋子上，我的屋子便整個炸毀了。諸位試想，要是那時候他不逃跑，我們一定不搬家，不搬家，結果我們自然都死在炸彈下面，連今天這位榮譽軍人也在內。

衆人 （感動地不發一語）

沈父 他是要給我弄死的，要不是這位小姐救他出去。而現在，他卻做了榮譽軍人……你們想，我這老頭兒配受你們的尊敬嗎？

記者 老先生，您這一番話可以發表嗎？

沈父 可以，可以的，也可以給那些頑固不化，濁愛不明的老頭兒，天下和我一樣的人教導教導。

（攝影記者持攝影機匆匆上）

記者 你來得正好，給他們三位拍一個照。

（攝影記者拍照）

沈父 各位，我還有一個消息報告你們，這個消息你們一定非常願意聽的，就是，我今天在這個大熱鬧之中，我們家庭中還有個小熱鬧。

次青 爸爸，這個何必向大家報告呢？

婉秀 伯父，我們回去罷，伯母一定在家久候了。

沈父 不，還早是要給他們知道的。……各位。我的兒子，就是這位榮譽軍人，不久就要結婚了，新娘就是站在他旁邊的，大家曉得的謝小姐。

衆人 啊！恭喜！恭喜！（包圍二人）

詩人 一首好詩，一首好詩！

記者 這簡直是刺激新聞，最富於刺激性的新聞材料，讓我儘先報告報館。（撥電話）

（總招待入內）

總招待 喂，大家注意，現在大會已將完畢，各位聽到鐘聲時，請一致起立默念，爲戰爭中殉國的英

雄哀悼

（各人靜聽，果然遠遠傳來了沉重的鐘聲，於是大家肅立俯首默念，鐘！鐘！緩緩的鐘聲，敲在每個人的心上，所有的人都忍不住紅了眼，婦女們更禁不住流淚了，鐘聲中，隱隱傳來一陣慟歌聲，靜默完畢，各人魚貫向會場那方面退去，留下沈謝二人最後行。）

次青 婉如，你真的答應我嗎？爲了一個殘廢的軍人，毀掉你終身的幸福嗎？

婉秀 不，次青弟。我已經決定做你終身的忠實伴侶了，你只毀了左臂，你的右臂仍舊能够工作的

次青 雖然這樣，但你嫁一個獨臂的丈夫，你不覺得侮辱嗎？譬如說，當我們在馬路上行走。或出

現在大庭廣衆之前，你不覺得難堪嗎？

婉秀 不，你的失去的左臂，永久是你光榮的記號，我也引以爲榮的。

真青 謝謝你，婉姊！……但是，婉姊，你是這樣美麗，這樣年青，我在你面前真是自慚形穢，我總覺得你不應該嫁給我這樣一個不健全的人。

婉秀 什麼？你說這種話，難道你不滿意我做你的妻子嗎？

次青 不是這樣，因為我不得不承認了，反而不放心……婉姊，往後的日子長呢，我恐怕你將來也許有後悔的一天，所以在現在請你多多考慮……婉姊，我是想，現在再加考慮，也還不遲。

婉秀 次青弟，你不要胡思亂想了。我已經決定了，不用再考慮，也沒有後悔，你相信我罷，我一定忠於你，始終做一個保護你幫助你的人。

次青 婉姊，你待我這般好，我太幸福了，這不是做夢吧！

婉秀 次青弟，別再懷疑了，我一向是愛你的，想想我們小時候的生活，我們是怎樣在一起玩，一起鬧的。

次青 我也是從小便愛你，這個，婉姊，我從前不敢對你說，但我相信你是知道的。

婉秀 我那時把你看得做小孩子，但我却記得你暗暗的愛上了我。

次青 今天我總算達到目的了，完成了我少年的心願，但是，婉秀，有兩個人是最值得我們紀念的，在我們一生中，希望別忘了他們兩人。

婉秀 你是指大哥嗎？

次青 是的，一位是大哥，一位是巧玲。

婉秀（仰視）大哥願得我們快要結婚，一定也是快樂的。

次青（也仰望）一定的，大哥待我們是太好了，還有巧玲……

婉秀 巧玲還沒有消息嗎？

次青 沒有。

婉秀 巧玲是個聰明的女孩子，我相信她現在一定好好的在什麼地方，並且一定是幸福的，但是，我們在幸福的今天，當然要想到她。

次青 好，我們來為大哥和巧玲祝福罷！（兩人並肩向空遙望）

婉秀 次青弟，爸爸在等着呢！我們走罷。

（婉秀一手扶着次青，緩緩走出）

（巧玲上，穿著護衣服）

巧玲 （向屋子四望）二老爺，你走了嗎？你想不到，巧玲會來到這裏吧。……哦！一件絨衣。

（床上一件絨衣，巧玲拿了過來。）

洪小姐 （上）于小姐，我們來收拾這間屋子吧！剛才院長說，立刻便有人住進來呢！……你手裏是什麼？

巧玲 一件絨衣。

洪小姐 一定是他們三位膝下的，不知道是那一位的。

巧玲 我認識這件絨衣的，不是有一位沈先生嗎？

洪小姐 是的，你認識沈先生嗎？

巧玲 也許是罷！

（兩人收拾屋子，次青上，看樣子是回來取絨衣的）

次青 洪小姐，看見一件絨衣沒有？……哦！巧玲，你怎麼會在這裏。

巧玲 想不到吧！

次青 我什麼地方沒有找到！

巧玲 我今天早上剛來，是從第一野戰醫院調到後方來的。

次青 今天早上聽他們說，新來了一位于小姐，想不到就是你。

巧玲 我就想過來看你，一直忙著。

次青 從我走之後，聽說爲了我的緣故，爸爸把你趕出去了。

巧玲 是的，但是，事情已經過去了，還提它幹嗎？

次青 從此我便到處打聽，可是得不到你的消息。

巧玲 自從離開你家，我便進了婦女工作隊主辦的一個救護訓練班，畢業以後，便派到前線去工作。

次青 這兩年，你該走了不少地方吧！

巧玲 可不是嗎？我到了好幾個省份，救了不少的戰士，其中我也到處希望遇到你。

洪小姐 好極了，今天你們倆到底遇見了。今兒早上我還和沈先生說起你，想……

次青 可惜我今天就出院了。

巧玲 今天出院，不是很好嗎？

溪小姐（雖然代為不平）：恭喜你們，沈先生！對小姐道，你該很滿意吧！

次青：還個……（有點爲難）

巧玲：很好，你們是美滿的，幸福的。我剛才遇到老爺，老爺已經全對我說了，他老人家也很高興。

次青：巧玲，……（有點慚愧）

（工友上）

工友：沈先生，沈老先生和謝小姐等候着，請你快去。

巧玲：二老爺，你快去罷！

次青：巧玲，你跟我一同回去，好嗎？

巧玲：回到那裏去？

次青：回到家裏去。

巧玲：回到你家去嗎？不好的，我既然出來了，便不想回去了，而且，很多的工作，都在等候着我呢！

次青 這，叫我怎麼說呢！我是很誠懇的。

巧玲 謝謝你，……這是當初給你結的袈裟，你拿去，留個紀念罷。

次青 （遲疑一會，依依不捨地）那麼，再見了，願你努力！洪小姐，再見。

洪小姐 再見。

（次青緩緩走出）

巧玲 （四門外，半向）真想不到。

洪小姐 于小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巧玲 沒有什麼。

洪小姐 你們過去的事，我知道一些。

巧玲 過去的事情，還提它幹嗎？

洪小姐 冒昧得很，剛那位沈先生，請去是你的愛人吧！

巧玲 談不到。

洪小姐 你的氣量很大。

巧玲 現在不是我們談戀愛的時候，國家在打着仗，我們青年人的工作太多了。

洪小姐 我很高興，現在又多了一個工作上的同志。

巧玲 現在沒有一件事，比職務對我更有興趣了。你說愛人嗎？二十萬的傷兵，都可以說是我的愛人，因為我已經把我的心，獻給了我的工作。

（院長上）

院長 兩位小姐，收拾好了沒有？

洪小姐 收拾好了。

院長 那麼，把他們抬上來。

（新的傷兵抬上來時，幕緩緩閉）

——全劇終

